賀先生文集

宗鍔廬墓表

鍔廬名俊宸余嘗志其祖墓不復詳其里居世系志所稱内閣中書樹桐鍔廬之父也余昔主其家鍔廬方垂髫聞余與其父及諸父相辨論時竊笑於旁窺其意似曉所言戲詰之輒强辨不肯絀於辯余甚異之體故羸不能畢力於學其父亦不忍督責任所欲而已既别處其遂因病廢學恆寓書問之及游京師見其與叔父論學書説皆中節時年十四問其病則猶昔余益賞其力之勤而閔其志之苦也其後余數至其家鍔廬暱就余而敬之以得並生爲幸而又以不得朝夕與居爲憾余感其見慕之意而嘉其鄉學之誠以其病之長而益憊也又未嘗不憂其年之不永竟以光緒二十年某月日卒年二十有三娶何氏前卒繼娶楊氏無子以某

月日合葬祖塋之西偏其父走書京師以哭子詩見寄屬爲表墓之文余每至族婣朋友之家恆樂觀其子弟而質之聰俊者乃絕少有其質矣或性不好學而奪於異物荒於半途知好之而專且久矣而所嚮失其轍迹又或誤而旁趨才之難得而易敗也蓋如此鍔廬性敏而志篤家學又有以範圍之其於術業之就旣猶循階級而登矣而卒困於病而早夭若或予之若或奪之豈皆有所謂命焉者邪余自少耽習文翰今且老矣其瘁心力而得之者時人未之信也輒欲引後來之儁與同志學而鍔廬又不幸早世故余初聞其死而悲旣讀其父哭子詩而愈悲及默參身世愀然憂思則更不暇悲其父子而悲世人且自悲矣然則鍔廬之死余固不能已於辭況重以其父之請邪遂書之以慰其父而抒余懷

丁儆若先生壽序

朝廷藉以施於民民藉以自安其業而奉上者其造端要成荷艱
鉅孰煩辱令長皆躬與之故其職為重而輦轂近地四方所取效
其職尤加重焉往昔願治之君有自擇畿邑之宰者矣國家承平
日久法制積而益密官以資選事以例舉無遐邇內外之殊而畿
輔迫近京邑耳目昭徹功不易見而過輒章顯尤不容苟立異同
於其閒故畿輔之吏鮮異能殊績而於簿書所責法令所禁則能
自勉飭以遠咎戾濤服政秋官嘗勘讞牘以考天下吏治畿輔固
視他行省為優及退觀其所施行則因循撿飾而事皆積墮壞散
於無形而莫克振拔所由來舊矣某縣丁儀若先生家世儒素動
以禮法自持黽勉孝恭遠近悅慕教授鄉里才俊多出其門以知
縣官畿輔十餘年聲烈遠播在永清恤災振貧法懲豪猾在固安
發覺大奸弭患未萌在順義裁抑貴族民力以紓調補昌黎海疆

多事益以災祲廣設方略民心大安自曾文正公總制畿輔敎督長吏條責其職事數十年來以良能著稱者固不乏人矣而舊習終未能盡革故。才知有爲之士欲有所建樹以自表異者。多不欲官於近畿以束縛於成憲拘牽於習俗而不得有所展施也。今觀先生所爲固未嘗自異於衆而勤勤於所職無越思無廢事治成無迹民便而安古之稱良吏者有曰所居無赫赫名而去後常見思可謂善言治矣先生所爲其庶幾焉。與夫喜事邀名之徒強欲有所興作不成則藉口於律例太繁不得展其志既成而利不勝害亦遂緣飾以爲功者豈可同日語哉。德配秦淑人溫和婉順事親課子族黨稱賢隨先生之官家事一以自任先生畢力從公無內顧憂者淑人力也先生之子亦康編修沅懿雅亮博學而有文與濤同出武昌張先生之門又同官京師情好日篤而過以文事

歷亭吟啓蒙有補於世文亦雅馴

相推光緒二十一年先生壽登六十淑人五十有九亦康將以某月日稱觴昌黎縣署而以祝嘏之辭屬濤濤生長畿輔於吏治之興廢及數十年號稱良能者既皆心焉識之而知其所由然及觀先生之政乃愧鄉者之說之不足據而彼號稱良能者其所為亦未為盡善也至於先生內行及淑人懿德亦康蓋述之甚詳以見先生為政之本茲不備論焉

歷亭吟藁叙

人之才知無閒男女一也自先王以禮為閑定內外之位女子不得與外事雖有術略斂而抑之循循焉從政於門內凡所稱技能藝業有用於世而可藉以成名者一不得有所聞習文學其尤難者也非夫稟質獨優而性能好之鮮克有稱於世其見於傳記諸子及歷朝史家所錄代不過數人後世揆訪前代遺文苟有所流

傳雖至纖至陋無不采而登之而女子之厠其間者乃僅十百之

二歐陽公集古今金石上下數千年間其爲女子手書者一人

而已豈其才之獨絀將由事非所重習而能之者少雖習而能之

而故揜匿之而弗使傳耶大河以北風氣質樸女子從事於文學

者益鮮近定州王氏輯畿輔遺書自周迄今所得數百千種可謂

浩博矣而閨門述作則未之見焉其難得也如此則幸而有傳之

者可不愛惜而寶貴之與故城祕氏縣之望族世習儒業康熙時

華農先生好學以詩著其配何孺人亦工詩有歷亭吟藁余嘗得

而讀之清正和雅有詩人之意孺人教家有方子孫襲其教者多

以學行稱至於今弗衰光緒二十一年孺人之裔孫某與其縣人

將重刊歷亭吟藁而問敘於余余爲言女子所學之傳於世者難

得而可貴俾人知所護惜其家仰承先德尤當體其垂教之旨勿

第區區於文字間也

送陳蓉曙序

事以時起應之無方其紛至卒投不可以恆情測常理拘者大臣謀國不憚擬詬忍辱杜塞瑕釁以安國家而士大夫坐觀其旁恐其苟安目前姑息事以謝其責而伏患於無窮輒以所聞於古者正論以譏之蓋自海國通好互市以來數十年開剏屢變矣而國家所措置與士大夫之論乃如適秦越者之各趨所鄉日以相遠而終無會遇之期吾以謂士大夫未嘗躬蹈其艱所言雖發於忠憤未必皆中機要而任事之臣各有畏難卽妄者抑亦不可無正論以攻之也光緒二十年日本造釁於朝鮮身當其事者奮臂彼己知卒時所施設與將卒之未足深恃而懼事之潰裂而不可收也欲與之和士大夫恐國威之不振則一主戰之說義激氣憤人

文字勁潔而以和婉出之是其能處則健於娟婦者

矯變

無異辭於是官翰林者紛紛入告書數十上而所言戰事爲多陳君夔曙與余交至厚每有陳奏輒爲余述之。余所見未盡與合而嘉其志氣之壯烈且喜其足以激厲當塗未嘗强和之而亦未嘗撓而止之君曰朝廷必欲和者吾且棄吾官已而戰不利而和議成將謀歸去矣會選御史於翰林曰得入諫垣必益進吾說以信吾志既不得與則又曰。吾之屈彊儻爲諫官且重得罪其不得與幸也而歸志遂決。君方年壯氣銳雖誓歸且復出里居無事益討當世之故而究切之異日出而任事必使所言皆可適於實用則攻人者庶不至復爲人所攻矣。君故好余文其歸也索文以爲贈以時之迫未及爲曰我且去文成郵寄我其欲得余文如此故不敢以虛辭相奉而稍爲諍論以敦朋友之義亦以余材朽識拘不堪爲世用而屬望於朋友者深故不覺言之激切也

書所鈔晉書天文志後

天文之說至近世而益明舊說殆可廢也晉書天文志昔之論史者善之其言名數部位較前史尤詳後世據以推測沿用至今無庸更也故錄其經星之說二十八舍及二十八宿外星皆經星也志別爲篇今皆并於經星天漢起沒亦言經度故亦坿焉天體采古三家之說而以渾天爲是以今觀之渾天宣夜蓋猶有近似者蓋天則於義不可通至於分野占驗尤今之言天者所弗道也概不錄國朝天算諸家屏棄舊說參以泰西之法一用實測其論天地之體日月之行五星之遲留伏逆以及陵蝕掩犯之類可謂密合矣及深究其所以然之故而有所抵滯而强爲通者實多然以其密合也亦復無以難之泰西新法以爲經星皆日也五星皆地也地繞日而行其經星之爲日者亦各有地繞之特地小於日而

高不可見耳所謂天漢皆星也以其益高不可見故但見其氣彼其星亦皆日也亦必有所謂地者繞之此說出而衆形之旋轉於太虛之中者其體狀行度乃渙解理順而皆得其所安夫衆形之旋轉於太虛之中者有象可求者也然自有司天以來涉數千年之久經數百千家遞傳遞衍推測之功而不能得其確義則以蔽於目所不能見苟即所能見者得一近似之說遂習而安之而不思變也其於人也亦然人之一身知覺運動所自為也求其所以為體不難默參顯證而知然自岐伯俞跗以迄於今數千年間言醫者踵屬不絕而泰西之法興乃知其說之略而多誤曰戴天而不知天日履地而不知地為人而不自知其體而況事物之變迭出不窮無定理無常埶乃固執其耳目所習者權衡之以是我而非人謂之不誣可不可也雖然有形之屬可確指而類推也而說

之者之有說明揭之而猶或貣之信而欲以無定之理無常之埶
遽易一說以奪其所習嗚呼此豈旦夕之所能哉徐以俟之而已
送湖南巡撫陳公序
海西諸國多富彊之術交質互倣變而日新務發奇祕以角勝其
始與中國通也士大夫輒欲以中國之法臨之及定約章禮鈞埶
等或且效其所爲則引爲深恥以爲是大辱國利於彼而損於我
也其後風氣漸開耳目贊習旣知遠人之不我欺乃頗追咎鄉之
效而爲之之未究所長而講求彼法者滋益多自殖財通貨與一
切器物之適於用者苟力所能爲無不窮探博訪思極工商之知
術初試其法於海疆推而漸廣延及內地近則旁達四溢甚盛益
興而湖南之民獨不欲與外國接朝廷亦聽之不强凡所措置獨
不施於湖南兩湖居中國之中水陸交會一旦有急足以轉輸四

方面宜儲偫以備變今湖北已大興作而湖南乃欲杜絶其端於事不便恐終不能拒而不爲光緒二十一年命直隸布政使義寗陳公巡撫湖南公德望海内所仰初官於湖南其士民尤敬而信之風氣之開固自賢者相度所宜赴事物之會而撫滋民之疑怪使相與安之以成務而濟時微公其誰與歸濤與公子同舉於禮部往年公至京師辱先森所爲文因以後進禮謁公及公將之湖南又謁於保定公曰近見子某文識益高宜暫輟弗爲出而幹事以行其學濤既以才弱不任馳驅而親老不能遠出爲辭於公之行敬撰其說以獻倘以爲可而采内之則所以答公知者將於此焉在雖然公既命輟所業矣而復沾沾焉以文進恐終不能當公意也

朱君步齋墓志銘

君諱靖宣字步齋河南安陽人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
君精敏有識量父以目疾失明兄方鄉學而弟幼君年十二即以
家事自任嘗有事於數百里外往來獨行山谷中人以是奇之兄
好推與君拮据所積兄輒舉以予人君無難色兄以知縣官畿輔
君隨之官有疑難輒與謀兄嘗曰吾居職幸無隕越者弟之力也
在清苑時以母憂受代州縣事煩授受之際至爲纖瑣或各以私
見相出入往往久而不決清苑爲畿輔首縣事尤叢猥而前知縣
事十三人皆病死代者倉促視事未嘗一清勘上報是時部章初
嚴大吏責之甚急君曰是不可累吾兄日夜鉤稽疲敝心力而久
未治辦益紛積不可理者至是乃一廓清公私得其平而代者無
後言服闋復隨兄之官畿輔兄以君吏才有餘數勸之仕君初以
縣丞試用北河升知縣加同知銜賞戴花翎至是乃以知縣待闕

山東大吏知君才使決疑獄凡君所讞無反復者德州富人某父有狂疾獨出不歸富人莫知父所在者有乞人來告曰吾知若父尸所在隨往掘地得尸已腐敗不可識而乞人辭枝疑乞人殺之訟於州乞人不服控於司復控於京師訟連年不決大吏使君往鞫之君至卽謂富人曰天下豈有殺人父而告以尸所在者乎是利女財以誣女耳女父存亡未可知而遂據此不復尋於女安乎富人立悟遂罷訟署濰縣豪猾聞風歛迹相戒不敢犯禁縣人致仕某公謂君曰吾所閱多矣未見令行禁止如公者也補恩縣治如濰莅事年餘以事罷職光緒某年某月日卒於某春秋五十兄旣以循良著稱君在官亦有績可紀而弟官京師僚友推服士大夫以是稱之及君抱志以沒弟亦尋卒於官而兄由知縣漸擢直隸按察使署布政使駸駸乎大用矣未幾亦卒此又士大夫所共

悼惜者也兄諱靖句弟諱某工部郎中妻陳氏子猛附生學軾廩

生妾王氏以身殉孫三人女孫二人皆幼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

銘曰

助兄爲治澤被畿疆挈之而東仁風載翔各表異政千里相望未

竟厥施相繼淪亡晚出早逝尤爲君傷我銘諸幽以告茫茫

華母姜太恭人八十壽序

天津近日人才之盛爲畿輔之冠其人或以志氣相高或黽勉學問或通敏人事皆翹然負異於眾人進仕京朝肩比繼踵游宦四方絡繹於道而春秋兩試恆五分百餘州縣所錄取而獲其一焉雖江浙號稱文明之邦無以遠過論者以謂自總督移節東來冠蓋輻輳而海道既通四方賓客日至學者發皇耳目開拓智識求師取友出門有功茲其所以盛與自予觀之不盡繫乎此也予始

識華君秋吟於冀州秋吟故出桐城吳先生之門與談文藝至樂也及至京師又交其兄子璧臣舍人遂徧交諸華其邑人之在京師者亦數相過從璧臣樸雅好學尤暱就予因得聞其家世而知其王母姜太恭人之賢其在家女職無弗供也及歸婦道無弗修也贈公客游於外親治家政居室所有事無弗夕籌而朝營也器物爲日用所需無弗目閱而手製也贈公既沒乃益教督諸子所宜爲趣之弗少待也所宜戒禁之勿少寬也嘗曰吾願子孫植身厲學勉爲通人而不欲其習於仕宦故太恭人生有六子學行皆可稱其遠仕者不久即歸璧臣與其季父秋吟前後爲予述者數矣其邑人徐鞠人編修陳雨人工部皆吾友也徐母敕鞠人儒雅持躬陳母責雨人親師鄉學亦皆能教孤子成名夫家之替也其始恆由於女子而其興也其機亦或兆於女子家有賢母子孫遵

蹈矩矱守而勿失多能發聞成業以光前緒而垂表襮其理埶固
然而朋儕勸厲族黨慕效薰濡既久遂克移易風俗其發端至微
而其效乃至遠則固不獨一家之祥也華氏邑之世族徐陳兩家
皆寒素而太恭人與二母所以教子者則同醫臣父子與二子者
術業或不盡相類而其承母訓以自底於成也亦同則其流風所
被霑推衍廣有可決其必然者而論者乃謂人才之盛時會使然
夫豈探本之論哉光緒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為太恭人八十
壽辰將稱觴於家醫臣以父及叔父之命屬濤為祝詞濤嘗為文
壽徐母陳母而發明其教子之意以勉勸人兩人太恭人母子之
賢既同於兩家故仍本鄉者之說以屬詞而復推論人才歸功家
教以見其邑風俗之美而濤之樂與其邑人游意別有屬豈弟慕
其聲華炫耀足以譁眾而驚俗哉醫臣攜此文歸既隨諸父獻之

典腴霰絲得；
以范諸史而賀
雄則本之緣
公

堂上因視邑人之來賀者彼且以爲何如也

武强天平溝記

武强縣治東舊有渠名天平溝起自縣之西將至城折而北又東北趨獻縣以達於滏歲久湮塞比歲苦水患光緒十九年秋武强告饑於州州牧太倉錢公親行縣視災問民所欲咸以復天平溝爲請公歸爲書問縣溝長幾十里其宜施工者幾所起訖積若干丈深廣以丈尺計者宜幾何下游兩隄增高厚宜幾許並溝幾鄉量田使分治瀕溝田有幾其委在獻工之施於彼者何方縣以州書詢縣人於是吾族子嘉相罌僑尋訪溝舊跡測量地形察采衆論條書所問具圖說以告明年公列狀上大府請白金五千僦民治溝既得請則疾馳到縣與獻令期境上周視工所分界賦役衆情驩躍若急己私四月某日始作某日卒事溝起吾縣西東至獻

之三汊口六千五百二十六丈深六尺廣二丈二尺底殺四之一而强隄自三汊口上至吾縣界首四百四十九丈高五尺阯厚二丈面得六之一而弱盡岸所請五千金撫贏闕而種樹以止侵占爲橋以便往來則令民自爲歲時修濬之約因所分界責之兩境民深廣一視今所爲歲三月各報所宜修濬工於縣縣親督巡如約則以達於州其費令民自給迄今三年水不汎濫連歲豐穰民困用蘇縣志載天平溝五其四已湮滅今所復者其一也乾隆四年道光五年咸豐元年屢修之今乃僅有迹可尋其工旋修旋廢未嘗久獲其利也蓋縣既辟左患雖巨特雨潦所積治水者莫及焉守土吏以非簿書所急亦聽其自廢熟視而不問其爲之者又僅張皇目前不思善其後故此溝久不復而民坐受困今所興治其深廣皆加於縣志所載又能疏瀹不失時而數十里沮洳庳下

淵懿朴學

潛氣內轉

行潦之區遂變爲沃壤連歲收獲倍高田然則去歲豐歉於天以爲不盡關人事豈不誣哉盟儕書來請紀公成績予既喜吾縣去宿患又慨興事之難而廢之之易也爲記其本末俾吾縣人無忘始事之勞而永守賢君約束勿怠則無窮之利也

徐君少珊墓志銘

君諱嘉賢字少珊天津徐氏曾祖諱城河南南陽縣知縣祖諱廉鍔湖南卽用知縣父諱思穆河南中河通判南陽君卒於官寄居衞輝未及歸而通判君復官河南遂家焉君少英果嚴毅有特操不苟言笑雖至親無私語人咸以大器目之咸豐三年粵賊竄河北督師訥爾經額公檄通判君治軍懷慶君隨往結筏渡兵賊對岸施槍礮衆怯欲退君奮然率之以進既渡賊結栅與官軍相持已而無聲衆莫測虛實君單騎夜往偵之賊既遁矣拔難女數百

矜慎凝重
一字不苟
敘述雅馴
法度極完密

人以歸時君年十七耳訥公壯君膽略特疏薦於朝疏爲賊劫不得達而訥公去事遂寢人以是益奇之又重惜之而君絕口不言往事益肆力於文學究行水之法通判君治河有聲君之助也咸豐十一年以疾卒春秋二十有五以子官贈奉直大夫配劉氏旌表節孝封宜人宜人桐城人父諱敦元廩貢生以文稱於時其駢體文見奇於宣宗著述多散佚宜人獨捃藏數種今尚存也宜人初入門卽佐姑治家姑沒一以自任自曾王姑以下家數十人有事於宜人謀之所需於宜人索之賓祭昏嫁所以致敬而達情者疾病死喪所以濟急而飾哀者惟宜人是賴有遺孤子女惟宜人是依殫心瘁神恆輟餐寢久而弗怠通判君既卒家無餘財君之從祖有官鄢陵知縣者招之往宜人不肯既不欲以家累人又恐幼子之習於安逸而不知自厲也乃舉家歸衛輝而貧困遂不可

宜人善教子君沒時子世昌甫七歲世光五歲即教以禮讓違輒譴訶至是督學益嚴稍長出就外傅弱冠假館四方益教以擇交處世之道二子亦兢兢於母教不敢背光緒壬午二子同舉於鄉丙戌世昌成進士入翰林遂迎養京師宜人始歸即服勤習苦通判君沒家中落勤苦益甚及來京師猶秉初志而其教子亦未嘗少寬於昔時也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年六十有四君初聘黎氏未取而卒君父母欲葬黎氏於徐氏之墓不果及君卒每致祭宜人必設黎氏位令其子母之歲時拜其墓子貴贈宜人世昌翰林院編修世光山東同知保升知府女適吳縣贈光祿寺卿河南候補道諡誠毅顏公子士棟姑沒夫婦同殉並旌孝行孫一女孫一皆幼壽與世昌同舉於禮部以文學相切劘將以某年月日奉宜人之柩與君合葬於汲之唐岡以狀來請爲銘壽

之文君以奐材偉抱少年夭逝未克一施而宜人主持門戶數十年上事三世下教二子二子皆有賢行再興其家厥功甚大故誌君之墓而於宜人事尤詳也銘曰

旣韞厥美欲爲時起將翼以飛忽劫而止遂鬱所抱未施而終疇弭我憾子猶童蒙子有賢母作而振之勿謂我母而父而師卒使二子才任世用人稱母賢母心彌痛痛目苦矣所成巨矣先我逝者其我與矣

送王晉卿序。

考往昔數千年治亂盛衰之迹而辨其典制沿革以及當世所施行無洪無瑣必備必貫勤一世以從事於此猶恐弗逮而近日海外諸強大國創法造事功效顯白其載記宏富不減中國又宜旁涉遠籠取其可以益我者究其長而極其變非宏博閎敏非常之

才固未能自放於無畔岸之域而尋其津涯也新城王君晉卿識
高而志偉羣經子史皆有撰說又廣爲詩文以經緯世事而於外
國載籍搜討尤勤嘗欲取彼制度器物提挈綱領推類以求包括
萬有作西雅取彼用弱爲强大有爲之君措據政迹顯揭其功而
歸本君術作海國君鑑綜中外之學而會而通之殆所謂宏博閎
敏非常之才者也初以知縣官四川有威惠因事罷職從戎於甘
肅總督秀水陶公器其才奏復其官而留以佐其幕府君亦喜其
知我慨然欲有以爲自海國通市而中外接搆皆謀於海故海防
議起朝廷以全力注之新疆西北接强鄰變生不虞禍且甚於東
南當事者引爲深憂而終以海防爲重不能畢力於西陲君既通
知外事而受知大府欲有所爲宜獻其所有統關內外而一視之
興務作業强弱富貧不必仰給於他行省邊備已隱然可恃遠人

青谿忠告
陳說切至而
文字樸拙作
札函說遠闊
唐賢

不敢生心而朝廷無西顧憂斯乃不負所學濤與君初不相識讀其所著書而好之光緒二十三年秋君有事於京師始相見與談文藝及當世事甚壯事畢將西歸因敘其所學以廣其志吾舊游胡君月舫爲甘肅學政時條奏西事甚詳今官寧夏道蓋志在當世而可與有爲者也君往謁與議西事旣自畢其說請復以吾文質之

謝太夫人墓志銘

太夫人姓謝氏安徽阜陽人候選同知某之女而河北鎭總兵唐縣牛公某之繼室也公以守備起家三遷而至總兵歷官江南直隸河南所至有勳績可紀太夫人實贊之粵寇捻逆之亂公輒隨大軍征討四方太夫人總其內政而時其安危以家人辟就卒免於難公用是無內顧憂得一意兵事有功咸豐同治之閒公以母

老令太夫人先歸事母旋以養親去官遂卒於家子四人前室陳太夫人生昶炳直隸候補道太夫人生昶煦冀州直隸州知州昶熹候選縣丞昶照楊村通判太夫人就養於昶煦官所時以觀政於夫者教其子而不以家事累之俾得畢力於公昶炳以道員屢膺重事有能名昶煦由知縣升直隸州知州候補知府以道員用聲望尤著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太夫人自冀歸里十月二十五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二長子先太夫人卒以其子樾爲主後孫十人棠戶部郎中湖北興國州知州樾山東候補知縣棻候選縣丞棨舉人候選主事餘未仕曾孫八人某某女適河內二品廕生董桂山孫女九人曾孫女三人太夫人喜讀書自幼至老不倦嘗分纂古人言行以視子女自奉儉約而好周人之急在官恆出資恤災民其在家戚故鄉里多仰給者性敏慎所處置恆當於事理既

相夫教子以居官有聲至家則以家居所有事督責其家人其不在側者亦必手書戒之家數十人一遵太夫人之教在官則堪其職在家則守其業其童穉亦皆循循規矩而勤於誦讀壽主冀州書院講席與冀州君游處最久而冀州君之子棠官京師又數過從故知其家事甚詳未嘗不歎太夫人之教之可大可久旣生食賢子孫之報而所以顯揚於身後者又惡有窮期哉將以某月日祔葬於總兵公之墓冀州君以銘幽之文見屬乃爲銘曰

武功文治萃於一門夫曰妻助子曰母恩母則壽考訓及諸孫孫曾衆多瑜珥荃蓀將卜攸卒宜揆所元敢告異世敬護茲墳

賀立齋先生墓表

束鹿地沃衍其人善治生能力田作居積以殖其財故多富人燕趙之閒俗纖嗇嗇其所有忍而不能出富者益甚而束鹿富人

則性多豪俠任氏李氏賀氏其大姓也三家者皆能以財濟眾而賀氏讀書好禮聲聞獨出一家上壽嘗與諸賀游其人皆慷慨好施予能得鄉里之譽而立尋先生尤為眾論所推雖諸賀亦自以為行弗逮也先生諱某曾祖某祖某父某兄弟二人先生後其伯父某性開拓勇於有為嘗有四方之志以親老不出家素饒給以貲雄鄉里者二百餘年後稍替矣先生既不克有為於世乃一用其才以治生役屬鄉人督之耕作或使挾資逐利於外心計目營躬執煩苦歲歉而我獨豐時絀而我獨贏久之遂富於其舊自給未嘗少侈而濟人急難必逾所望有大功役輒先出資為諸富人倡咸豐同治之閒屢有寇難光緒初大旱所全活尤眾先生以某年月日卒春秋七十有幾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娶某氏子某某孫某某古之論治者多排抑富人以為兼并細民而謂之豪強至欲

饜䚡人人之心似晁氏貴粟疏吾往時為史力持保富之說此文似出吾心而借書君子横恣拙矣而約健安正此閒學口

奪其所有散給之貧者而後快夫貧富其始均也其富也必其殫慮竭力而勤以生之者也其貧也必其頽廢弛放而惰以失之者也奪富以給貧是役勤而養惰也其亦不協於事理之公矣且富人之有益於世也久矣振災饋乏及事之以財集者固必於富人乎取之而農賈百工以至僕從之屬以技力食於其家者裒其富以差贏殺之數多者或至數百千人其所養亦可謂眾矣設令奪其所有散給之所養之數百千人而此數百千人者旣獲其所奪或且舍其技力而安坐而食時未幾而所獲者告罄而向之見奪於我者亦已失其所有而不復能給我之求此交困之道也夫貨財者生人之命也而能聚而守之者實鮮假手於能者使聚而守之以養眾不能者不待政令之布告官吏之督責不言而事已行計無便於此者矣乃欲執均平之說行交困之道豈非不達於事

往復曲折意在言外

理而務爲高論以欺人哉先生之孫某以事狀請爲表墓之文爲論富人之有益於世欲鄉人被澤於先生者無忘其德尤欲守土之吏得吾說而存之以保富而安民也

小萬柳堂圖記

小萬柳堂圖者金匱廉君惠卿因其先元贈太師文正公有萬柳堂而意造其境繪以爲圖者也既自爲序以申其指又屬濤爲之記自古俶儻豪雋之士身處濁世耳目所接搆輒拂忤於心變無所之其憤嫉之意見於文辭者往往虛搆異境神游其閒以蟬蛻垢穢而蕩滌煩醒若列禦寇莊周之所稱道非皆有激於中而託以逃世者耶韓退之論醉鄉記則以學聖者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不暇爲昏冥之逃其有託而逃若醉鄉之徒皆可悲也廉君作圖之意近於激而逃世者所爲其自序乃言儒者雖

無所遇合不敢少自暇逸則與退之之指相符而其卒爲皎自傷見遺於世又言窮通雖殊同歸於澌泯一若隨吾身所遭舉不足繫於懷而欲與世相忘者其激不尤甚耶廉君有豪氣勇於任事嘗曰吾不爲誰爲之者其不自暇逸殆所謂汲汲若不可及者也又安能與世相忘哉而其言乃若此吾恐其因有激而失其初意也因其所自序而還而詰之

羅村先生墓表

安平弓汝恒子貞以其伯父羅村先生事狀乞表墓文於武强賀濤濤以狀視其縣人閻鶴泉檢討鶴泉曰是吾縣所仰賴者也先生以諸生老於家而官民敬信與知其政事數十年中官不苦民難治民無歛望於官論者或歸美於先生事之便利於民爲州縣所例有而弛而不舉舉而無其實循故創新收其顯效其規制章

後幅氣益昌神益王詳論益屬人之中懷其言可謂能立矣

約先生手定爲多至弭巨禍捍外患則其功尤偉也先生諱毓華字曉亭薌村其別號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家素裕父沒時年未及冠奸猾謀弱我數以謫嘗不爲應而時逆折其志謀不得逞鄉里憚服及出而應事敦篤好施人以爲緩急可信仗愈親坿之聲譽翕然而官其地者亦無不虛懷接內倚以集事性明果能斷大事有所爲不畏難不遺力縣人或以傳異教聚黨徒數百里內外聲息相屬其往來輒以夜人多疑畏或傳其有逆謀訛言遠播大府檄州縣禽治縣令屏人造廬諮訪先生州刺史亦以其事來先生曰傳教則有之惑誑愚民以斂財耳無異圖也敢以身保之事乃已捻逆竄畿輔時迫縣境縣令將棄城走人驚擾先生即夜馳至縣呼門入謂令曰賊所至不久踞利不在城城陷無守者耳守之賊必不留攻爲調資糧軍械晝城守方略甚具令從之出約諸鄉

使自爲守人心遂固四鄉皆被寇掠而縣境獨完有言邊畿輔民竄邊地者眾轉相恐駭百姓且逃亡先生急白縣令爲草條教曉閭井使安堵而督捕其造言者言者遽止人心以安先生謀既屢中官益一意信嚮事無鉅細咨而後行光緒十四年二月八日先生卒春秋七十其年四月葬於弓氏西阡娶賀氏劉氏皆先先生卒子汝昌副榜貢生汝謙汝訥廩生孫六人曾孫四人令長身與民接治其煩瑣而後世官於遠方不能周知其習俗其士人之賢於官者又皆市井粗鄙之才不足以與吾事賓禮士夫使出而助我而士之有志行而巷處者亦遂得藉手而有所施於其鄉所謂合之兩美者也自令長昧於擇人或隱欲便其私計雜引邪佞而爲所用者亦或挾其勢以陵侮鄉里由是官府爲叢詬厲之所猬介自好之士退匿之不暇世俗之論亦因以不與聞公事爲高而

用意反側處收側嶺之錯綜使人目眩心駭是神奇變化之文

官與民遂失所依賴其爲治乃愈難然則究民情偏遠之官損益官所施爲推之民以助成善政如先生所爲者乃世所急需而里居之君子所不忍辭也又烏取夫畏嫌避事不以生無補於世爲恥而沾沾焉以守高自詡爲哉

深州義倉記

光緒初燕晉兗豫大旱疆吏以災聞天子憂勞發官藏以振乞糴之書四達遠近官民爭以錢米輸災區自中外大臣以及羣司百執事奔走營救類能竭誠潔己而意忽侵漁必懲故災所被者數千里歷三年之久民雖不免死徙而無劫奪盜賊之事是後謀國者皆以捄災爲兢兢畿輔則自同治季年迭遇水患已有籌賑之局博蓄豫備事同經制故數十年吏治獨備荒之政多可紀然州縣自謀於治所者法固猶未備也先是太倉錢敏肅公開藩直隸

及巡撫河南所至皆以積穀爲重而任事皆未久經畫皆未及成今河道總督任公道鎔爲直隸布政使時踵錢公成法飭所屬積穀前直隸按察使朱公靖旬時牧深州集穀萬石以舊倉皆廢分藏於州之富人與契爲質朱公去後易官則更契不問穀也閱十餘年錢公之子伊臣來爲州乃取富人所藏穀萬石者於城之東建倉儲之四倉環峙以楹計者三十六中爲聽事其東爲宴休之堂三楹門北嚮堂後爲倉神祠基崇屋做牆宇峻固經始於二十三年三月明年九月訖工堅明約束來守勿替州人李君樹侯以書來曰公願得子文爲記濤以爲救荒無善策也國帑既非可數頒籌賑局設於都會之地執難分應而徧給其謀之州縣者所儲雖多未必能久而告饑四方又以致遠稽時爲慮然則所稱荒政可紀者亦特小補云爾海外諸國農政益興以氣化之學糞田一

機器之用且什倍人畜之力故能五六於常所獲而火車之軌交於國中輦百千巨萬鈞之重於數千里外不崇朝而至土著者無借於外而能取足於其土而物之自外至者又如此其易也倘何災歉之足憂今朝廷銳意取外國長技足資治理者易我之故火車之軌已造端於四通衢要之區其枝分歧出行徧達乎窮僻而學農之書且徧布天下使皆仿行令錢君廉能愛民守先公家法若泯古今中外之見討其制究其學實而致之其事以收其效使遠近援以爲法遞推而遞廣將遂成國家新政馴至於富强豈特給足其封內使吾儕小人無憂災歉已乎此固救時之賢所急起而圖功者也謂以斯文爲君之左劵焉

劉太淑人墓表

旌表節孝封淑人劉太淑人者贈武翼都尉婺州新安鄉楊公諱

敘述簡潔淡而能有感於西國女哀山狎乃色不一及而以尊者表也而行文乃益有逹致

從彌之配也贈公初取韓太淑人無子勸贈公別取太淑人既歸惟韓太淑人是依無忤色無後言韓太淑人沒撫所遺女如己出韓氏家貧周其死喪而收撫其子弟贈公既以賈致富慷慨好推予鄉里仰給贈公沒乃益丐貸無節不允則惡聲隨之或劫以眾跳踉叫讙更去互來或誣以事訟之官變詐百出無已時太淑人一忍受之如恤窮乏裁潤狹以施歲出錢米無算韓太淑人生二女皆既嫁而沒太淑人生子壎武舉人候選遊擊女二長女早寡旌表節孝孫振墉廩生振鍔舉人擴鈞孫女四人曾孫贊忠曾孫女四人太淑人善治家寬簡有條理子孫秉教弗違自贈公之沒惴惴惕惕日虞外患之至而門以內秩如謁如顧之忘憂既子孫成立擢文武科第遠近向慕門內之化推之鄉里而猶歲有所施以為常遂以大和太淑人歸時年十六十餘年間韓太淑人與贈

指出變化不測

公相繼沒獨持楊氏門戶四五十年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年七十七以卒明年三月五日祔葬城西祖塋之次吾先王以禮教天下卑下女子黜才抑氣使不得與外事夫死則命曰寡婦毀容滅性自謂未亡人尤以遠嫌自匿故遭家不幸當室無壯男而女子操家政鄉鄰族姻弱我而侵侮之既以不習外事而不及覺其類與爲難者又束縛於禮教聽所爲而弗肯與爭人恐其不能守先業也從而哀閔之而未嘗不敬其知禮否則取譏笑於俗謚先王之禮教漸漬於人心也久矣太淑人於外侮之至苟厭所求不與辨是非而兢兢焉肅其門內以教其子孫卒能獲子孫之報家日以昌大論者以爲由窮得通可以攄鬱塞太淑人則曰吾所處宜然得勉所爲而止耳境之順逆非所計也嗚呼人苟能如太淑人之能安所遇而益有造於其家也不愈信吾先王之禮教可

人而遵守也哉

宗君華甫六十壽序

目所注也耳所受也口所啟發而四體所運動也擾擾萬衆無異也黠焉蠢焉戾焉和焉飾焉辟焉差其品而已猶之無異也嚮而爲志瀹而爲思其屬之心者曠乎邈乎且遺物而遐舉異矣然嘗其伏而未發也雖日與之處而弗能覺況乎情格埶劫或不獲遂其所期而積然自混於衆人人又烏從而異之哉有人焉非役我之耳目口體而因有所增加於我也亦非能餽我之乏急我之難扶瘁定蹙而拔而起之也獨於其伏而未發者取而嗟歎之激賞之而爲所歎賞者乃遂如受殊寵且悲且欣至曰得此死可無恨蓋古之所謂知己者如此余性迂辟不能隨衆爲好惡而所學文戾於時踽行默處鬱鬱不得舒任邱宗君華甫異余所爲文館余其

加深往復沉思悵悵此體蓋作者獨創而其一源則出於莊子文有奇趣所謂也与俗遠与道大適矣

家與語知君果賢於人各出所有更慰互悲以爲吾兩人之相與
乃天下之至快居八年未嘗以是暴於人人亦莫能喻其故也君
識高而能博敢任而善謀縣有大事官民皆取決於君之一言其
才蓋可有爲於時苦無資籍不肯苟出余年四十得一官於京師
猶治所學遂曠厥職既得目疾學亦荒落自度不復能人事且喪
其所以爲心憤恨不自克乃日從朋好燕游酣嬉而不厭人疑余
之有樂乎此也君獨曰此牢憂也余聞之心動然猶未遽以君言
爲然君既老自度不復爲世用乃曰吾不能寂寂無所爲督率僮
僕與事作業與百工角技能爲商賈權贏縮暇則著文習書廣置
書籍碑版古器物羅列室中銅水陸之品以適其口極絲毛之美
以便其體每過其家而所爲必甚於前余曰此牢憂也君亦未遽
以余言爲然然吾知其心之動也由是情好日益親光緒二十四

局勢所關識議宏偉蓋極意經營而成之者

年余年五十君以文爲壽亟稱余文盡猶以爲異也其明年君年六十余以文壽之亦遂道其相知之深以答君之意夫所謂知者非以其異乎非以我獨知而人不知乎今兩人者既皆衰老抵奇飭特行表見於世而憧憧於時俗之好而加甚焉乃私相慰曰異也人莫之知也吾恐鄉之衆人我而不我異者今見其如此必目笑而怪之而以爲果異也又惡得謂之不知乎哉

吳先生六十壽序

風氣之所會理勢之所必至儒者以空言迎其機通其敝操馭世之柄者起而乘之遂開世運海西諸國之強由於變法而其機實伏於民民初苦暴政以爲所遭固然不知其可變也福祿特爾蒙特斯邱羅索尾刻詩師米得雅堂穀不登可倍特之徒著書言變法之事人爭傳誦而其機遂不可遏既發其端執類以推日啟月

興猛進無已遂成今日之治強中國以積弱取外侮思參西國政術用自振拔而民樂其俗而不思變士狃執故習以放效人爲恥而不變不足以自強苟可以益我竝無中外之可言則以蔽於聞見而不達其理故朝廷試行新法常以自強之意布告天下而天下不應夫西國之變法迎其機而已中國則必先通其蔽其執視西國爲難其權尤當勵之儒者桐城吳先生嘗有救時之志其說以瀹民智爲務而必先去其古今中外之見既棄官教授乃以其說作爲文章鉤深提要理順而情公學者既知崇信其說浸灌磨礱久且奪其所守士論改而民俗從而國家銳意革興乃得爲所欲爲而無廢格阻遏之患不然奉而行之仰而承之者仍皆視爲故事以塗飾耳目雖朝修一政夕更一令舉凡可以自強者而竝圖之果何益之有哉抑又有進者海禁既弛外交益廣而事益繁

發應失宜遂生瑕釁即能自強庸得晏然而相安乎此亦救時之備所宜引為己任者也海西諸強大國近數十年來益以武節相競尚而戰事反少於前雖戰未嘗竟其力之所至蓋由所謂公法者調匡而羈縻之也公法之作始於虎哥璉成其書及書中所稱引若惠氏俄氏賓氏發氏海氏諸人卒以空言論述無埶位以行其權虎哥荷蘭人尤非強大之國而諸國皆奉為公師遵其書如憲令而不敢顯違者力鈞埶侔爾我忌猜而無共主以臨制之惴惴焉恆恐禍至之無已時故不得不援權公師以空言相牽制而立約篇中有主持公論之學則又以時至事起公法所不能攝者使後之公師得據其所學出而排解之也今諸國舉事嘗依託公法以為名矣而議其事者抉摘是非爭馳鉛槧於四方卒未有聞而懲戒以能主公論許之者其學不足以當之也自公法行於東

方吾國固宜有主持公論之權而先生學綜中外求是取衷遠人景交名重異域既以所學通吾士民之誠俾內治得所資若遂廣其義以論外交協事物之宜防不可測度之禍補舊法所未備辨新約之失平遠人既重先生之學必且以公論之權相屬而甘受吾說不肯輕肆其陵侮之志而彼諸國者亦且得所依據各懷斂讓之意以免斯民之困阨開世運而復有以扶持之其事爲今世所不可無而其功遂爲古來所未有光緒二十五年先生年登六十濤以疾不得與於稱觴之列謹以儒者救時之權舉之先生此乃濤憂世之愚衷迫切出之而爲斯世請命者也先生雖深自謙抑又烏得斥其言爲迂妄而御而不受哉

肅寧郭君墓表

君諱琴坤字厚菴肅寧郭氏曾祖某祖佩蘭父世榮母饒陽常氏

文能化俗爲雅
昔之能文者多
題謝此等性
題所反以爲許
凡其此文於歸
氏外別生枝柯
中幅感慨處
筆勢斗起斗
落神韵至爲
深遠

吾王母姊也壽未逮事王母少從吾父讀書常氏見君母輒爲言王母在室時事藹藹數從問焉因樂就君君亦不以年輩自倨常氏家素豐戚故亦多富豪往往相侈以輿馬服飾而以酒食相徵會君周旋其間未嘗厭絕之亦未嘗慕而效之性質樸能自刻苦而勤於治生居室所有事雖煩辱必躬執之而加勞焉其自給雖所急須未嘗備也而加損焉家數十口職業皆自君授之衣食皆於君取之無怠無怨善事親兄客於外君朝夕問視未嘗一日去左右年四十喪妻遂不娶教子孫有條法而必以躬率君少時家且中落自君任家政而家復興嗚呼吾家姻連所及世族富室互爲昏媾相接於數百里間其望實皆相埒自余省事以來至今不過三四十年由盛而衰與既衰而不復振者十蓋七八常氏亦稍稍替矣君之族望視常氏諸姻好爲少遜今諸家或頹陵夷而

先生當清末衰季之世時衡古今中外之大勢亟欲有以振拔變革而不至動搖國本以此爲救時上策思之至深言之至切此篇亦其一也文尤高古拔俗

君家如初也子孫率循君之法弗改知其家之後且益昌也興廢久暫之故夫豈不由人事哉君卒於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十二日春秋六十有七某月日葬於某妻孔氏祔子四正熙五品銜輔臣藎臣翼臣玄一皆適世族正熙狀君行請爲表墓之文余有感於人世興衰之不常而嘉君之道之可久也爲發其義使揭於君之阡

國埶

國之建也必有權焉統攝之而權必屬之一人所以定民志也西國始建之君無中國所謂聖人其創造不能厭乎人人之心而國埶不安自希臘羅馬盛時固有公聽政事選君遞禪之舉而立言之士亦多謂國權不宜獨歸之君於是上下之爭權日亟而國權乃如浮寄虛懸之物歷數千年輾轉而莫知誰屬今諸國分爲二

等曰君主曰民主曰君民共主國既輯安矣然各因其勢而遷就
爲之非凡有國所能强同而百世不易之經法也初制未善人心
不定也中國有首出之聖人宰制區宇倫類聽命無違羣聖人繼
之法以大備而國權之在上乃如天地日月之無可改移歷數千
年迭更衰亂變故百出卒未有易其說者初制善人心定也不定
者其勢動動思變變者進之機也已定者其勢靜靜思守守者退
之機也西國雖有强弱大小之殊其人文政治相埒也相埒則且
羣且忌羣則效所爲以不逮爲恥而智日開忌則思勝之以圖自
存而術日精西書所謂物競者也此亦不定而動動變而進之勢
也聖人既造華夏環其外而國者政所不及則鄙之曰夷戎狄蠻
而寇防而獸馴之其强足以自立而力能抗敵乎我亦終必於我
取法焉得中國之名擅文明之號爲夷戎狄蠻所同尊而孤立於

議論於今之新學者亦多暗合若其文之高古雄駿樹茂則當代未之有也

其上也數千年於茲矣尊則慢侮自喜而居逸者體羸孤則絕物獨處而無偶者不育西書所謂任天者也此亦已定而靜靜守而退之埶也西國固多亂時矣以其有進之埶而亂後之治恆進於前遞進而至今日幾於大治中國亦多治時矣以其有退之埶其治輒視古爲退遞退而至今日雖無事幾不得謂之治矣中西國埶其異如此昔中國阻海爲險方外各國其國隔絕而不相通循循然蹈吾故迹雖甚窳敗補苴塗飾已晏然而得自安矣海道大埶羣雄面內而時埶頓異於前彼挾其日進之埶以乘我而我乃以日退者當之彼富而我貧彼强而我弱彼智而我愚其埶殆岌岌不可復支謀國遠慮之臣深識憂時之士知法之不可不變也取西法之足補我短而能救我之急者稍稍試行之行之既久而治不加進何也國埶不變也國埶之不變而惟外法之求則吾所

試行第仰承外人意氣而於吾經制律令之外增加一二事俾于進備員之屬承乏其間奔走而肄習耳是亦鄉者補苴塗飾之類也安望其日進而有功乎然則變國勢當奈何亦曰動之而已夫動猶不定西國國勢則然耳今取久安其居居雖陋而不知別謀所遷者忽迫之使他適是猶逆江河之流而上之其衝突之患恐且甚於西國則奈何曰西法之變也創而其動也激今取彼已成之效示吾順軌之民誘使知慕厲使知憤習其耳目使不疑怪以潛易其心志知吾所仿爲皆自謀而非有刦於外也相勸勉以從事雖曰動之實不失吾定靜之俗而吾法已行豈必如西國之喧呶叫讙有所變輒先出於亂哉蓋由靜而動勢難於彼而有所因而爲之勢且便於彼彼經數百千年屢變而始有今日吾苟善用吾動之之術決之數十年而已變而通矣日本其已然者也

所論深切語精絕此真人所以貴知言也

上吳先生書

前奉手書言堅卻張尙書大學堂之聘濤輒以迫斯可見之義上陳諒達左右今得京信皆云張尙書欲遂其事已奏聞而報可矣而時報中載有畿輔紳士上先生書亦懇懇乎以大學教習爲請當路旣不憚枉屈又上承一人之寵命下來千二百人之攀留仲尼不爲已甚以私意揆之宜似可曲從未審意旨所在乞賜明教去春得讀深州風土記至冬乃卒業未卒業時曾上書妄有所論其書疑未得達旣蒙垂詢敢申前說河渠賦役兵事三篇嚴密而縱宕蓋兼漢書史記之長而遠識孤懷傲睨今古則子長所獨擅孟堅不能也自餘諸篇亦皆奇而法正而譎而論貢彭年張映樞及肆禮堂三事尤爲神妙其論人物或不立體格任舉一二事淡漠似五宗世家或以數語括其人之生平倘要似先友記物產後

序仿貨殖傳序自仿法言奇古皆足與埒而識力過之總之體例皆自我創而變動不居文辭則翕受古人而并擷其美至於貫穿往籍抉精指誤亦非國朝考据家所能湘帆序此書以為古所未有濤許為知言其時書猶未出蓋皆臆決其然及今讀之卒如所意二人之識視宰我子貢有若何如所評張劉三疏急思一讀羅疏則猶未見也有以辟彊世兄初至日本時日記見示者意氣壯偉辭旨深切而豁朗所造殆不可量東醫言其無病尤令人稱快俄約未定而李相遽逝英日聯盟俄與法亦因有密約異日之變不可窮詰天不憖遺一老將若之何不面受教已六七年沅弟入都令其趨謁門牆親承訓誨所欲教於濤者亦望提示之俾歸述如面命也文稿一册謹注所見奉還

復吳辟彊書

去秋讀惠書承知游覽東國欲徧交其賢士公卿而周知其政俗術業以廣吾學甚盛甚盛後又得所爲論說數首文辭益高人咸謂遠游之效濤則以爲得力於古者愈深新學方興而吾道有賴至爲慶幸往者時會未至有言新學者輒爲世所詬病今朝廷欲以外國學制育才而取其政藝之說試士學猶未立而趨時之士或走四方以求師爭購西書惟恐不及民智漸開世運可轉此固憂時者所深喜其憂之尤深者乃又喜而繼之以悲何也朝廷既倡道天下以新學矣中國之書雖未遽廢埶必有所偏重其修舊業者不過如胥吏之考故事幕賓之讀律法俗儒朵集性理之說耳先聖昔賢之所撰著通人志士之所編摩其精神意趣多寓於文字之閒文字至深難知以世知重之而好者之多也而能之者乃僅閒世而一遇今乃以胥吏之故事幕賓之律法俗儒之性理

嘗之吾恐秦漢以來知文之士遞承迭嬗流衍於數千年之間幾絕而復續者將遂掃地以盡夫西國之學今勝於古學者皆用見行文字數十年前好古之士乃兼習臘丁今則學者皆習臘丁其好古者乃遞上而及埃及而於古希臘及羅馬人所著書尤加愛重新學日益興好古日益甚彼豈侈為淹博視同玩好以供耳目之娛哉亦以今日所掘獲之理或由往籍所論載遞推旁覵而得之故紬繹之而不能窮其蘊也今中國之學百不逮古而於古人之書反淡漠遇之聽其廢墜而不為之所豈不大可悲乎吾師道知其將然也故於士狃舊習時輒以新學啟迪後進既知變矣則又急起而持之以防中學之廢大賢閔世之苦衷固學者所宜深體而急圖者也雖然人之才知至不齊也向無他說之奪所守而能與於斯事者曾無幾人今方汲汲焉惟新是謀其於舊業雖欲

不爲胥吏幕賓俗儒所爲不可得也閎博通敏之才力能兼顧得不以文之在茲而引爲己任乎且道無古今也無中外也學焉已矣吾學已精而彼學之奧窔乃得而窺尋既藉彼以擴充吾學而竟乎其量彼學且因以愈顯不能者竝營而兩失能者相得而益章此吾學有功新學之尤宜特重而非狃於故習者比也足下識高而才鉅力果而志堅尚友百世采風異域兼收博儲使出一冶固無古今中外之可言矣文章天下公器自今日觀之已爲吾師家事傳襲授受外人不得與聞而猶以區區之說進者屢蒙師訓輒以存中學爲言自顧衰廢難與有爲然猶不敢自外故私撰其說以進質耳非謂足下之事業尚待他人之敦勉也萬里之外以身爲本宿病頃已亦宜加慎

劉太夫人墓志銘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直隸總督項城袁公世凱治內政外聲烈赫喧朝野交推尚書則曰是吾母劉太夫人所教誠以責於余而余所恪遵而不能撫憾者也太夫人為贈光祿大夫諱保中之繼室光祿公所欲為於家輒助之成有事於外則獨任家政光祿公沒率其初志不忘王姑壽百歲姑亦年八十餘唯諾左右久而彌虔沒治喪祭動依古經治家有條法雝雝秩秩豐儉中程稱其家族光善教子子六人長世敦前室劉太夫人出次世昌早卒次世廉直隸候補道次即尚書出後從父次世輔知府次世彤郎中皆稟母教學行交砥其服官則督責之益嚴而不累以家事尚書由是以身許國所莅有聲治兵天津遂成勁旅巡撫山東舊俗大改光緒二十六年外衅開天津淪沒京師不守兩宮西幸太夫人時就養山東戒之曰所不能固封守復國家所亡失迎還兩宮者非吾

子矣尚書於是斥邪鋤姦以息釁庇外兵不犯所部定互保之約東南不驚明年四月二十九日太夫人以疾卒年七十有幾時和議甫定而外兵未退兩宮未還臨終顧曰吾目猶未瞑也尚書再疏請回籍治喪優詔不許命仍署理巡撫李文忠公沒署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迎兩宮於順德扈蹕還京而索還天津甚力明年還津議定復疏請終制詔仍不許除服期滿補授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天津還移駐舊治所將大革興以新政化衆咸稱慶尚書泣曰太夫人不及見矣尚書既爲國重臣中外依賴而尚書之兄世廉以防河治賈發聞河北其弟世輔亦以屢參留事有能名世彤隨使臣至英法諸國通知外事蓋皆承太夫人之志而竭慮效忠以勞王事也太夫人主持袁氏門戶仰事俯育周旋五世數十年如一日其始也鄉邑稱賢婦及其後而天下頌賢母嘗前室劉太夫

人遺二女長適某縣候選直隸州知州王慶鼎次適同縣附生周鴻儒孫十九人克明克定克勤克成克莊克正克勵克讓克劬克暄克智克綸克環克昭克善克端克權克誠克德天津既還國事大定卜葬有日矣尚書將固請於朝賞假歸里以伸哀慕而合武强賀濤爲墓銘銘曰

項城之袁代有名官端敏在軍威攝淮汴司寇拯災夾河歡忭繼者尚書聲益溢衍世高其勳推而不有匪我之能秉成於母母命伊何勤而官守事難而疑母曰趣就義所宜爾何知後咎盛氣以胥母曰恐謬道或在柔恃剛不久奉而弗失功與時遭母豈自賢天子所褒而母有教子選爾勞母其往矣乃心王朝子且爾賴留尹我郊毋願則奢未覩厥成尚書被命以惕以驚卒如所期用報先靈詔子告歸鑑厥哀誠九京有書雖死猶生世勸忠孝其考我

銘

吳宜人傳

吳宜人者桐城王君光爔子翔之妻而吾師摯甫先生之弟四女也先生主冀州主講蓮池書院子翔就婚保定已而爲天津水師學堂教習宜人則依父以居庚子之亂子翔挈宜人避地於冀壽主冀之書院除旁舍舍之宜人旣拜吾母吾母特愛重焉而吾妻及諸婦亦皆樂與同居宜人性明達通事理無世俗女子狀子翔欲有所爲恆與論當否所聞見必語之時畿輔大亂訛言朋興冀地僻左不知外事人心驚疑子翔來日有書問至子翔輒舉所聞以告吾家人亦往往得宜人一言以爲喜戚子翔性豪而智敏喜交游人皆傾慕官吏薦紳四方賓客無不造門請交有事或咨焉有疑或質焉子翔竭誠相與而時謀所以酬答之者於宜人餽遺

宴飲宜人必自治所需竟日夜不倦而子翔賢能之聲遂顯於冀

其舊從吳先生游者聞宜人所爲皆曰眞先生女也居歲餘亂事

定子翔以知縣分直隸候補宜人從至保定未幾病卒年二十有

幾遺二子男一女一子翔以書來請論次宜人行事且曰此吾外

舅之意而吳先生書則言宜人病且死猶念吾母不置也吾母既

深惜宜人之去聞其卒爲之泣下見吳先生及子翔書則數趣濤

爲之濤既序次其傳因推論之曰禮經之所戒時俗之所禁所以

防閑女子使不得竝於男子而有所爲者嚴矣而人之恆言有曰

丈夫而女子賤之之辭也曰女子而丈夫貴之之辭也夫禮有所

戒俗有所禁而女子而丈夫者世人猶相與貴之則是許其爲丈

夫所爲也世既許其爲丈夫所爲而貴之而女子乃拘守於禮俗

所禁戒而自賤焉此乃宜人之所鄙也若宜人則可謂能自貴矣

舉宜人所爲以風世而奪其所拘守則欲自貴者無所忌而女子皆可爲丈夫此亦育才之一事也而今言變法者乃獨不言女教則何也

宗氏婦傳

任邱宗氏有賢婦其姑吾女弟也舅曰樹柟國子監典簿夫俊貞其母家定州王氏父曰延紱工部郎中婦郎中側室所生也幼失母依嫡母嫡母亦卒事繼母能得其歡心旣歸則以事母者事姑言語動作如在母前無隱情無飾容叔妹皆幼日隨嫂以嬉無忤色歸未期年而病時劇時差苟能起必詣姑所行或扶牆及階則坐以升降而言笑操作如故察其所苦必甚於自言其任事必過人所期人皆以爲勉盡婦職實則用以慰姑而姑之愛之亦不異其子有所與必與叔妹均或優焉曰兄弟也當優其長者有事必

逸於叔妹曰孱不任勞惟叔妹亦以爲宜爾及病凡所需姑必手治慮及纖悉病甚輟他業廢餐寢日夜守視無厭庚子之亂舉家避地來冀以婦多病近姑不便爲除別室姑不許與同室居蓋其姑婦相愛而不忍暫離也吾家皆歎異之明年移居河間已又如新安病漸不支旣彌留姑護視彌苦而婦之戀姑亦彌甚偶不在側以目求意甚悲姑有戚容手止之於叔妹亦然人不忍見其狀遂沒於新安距初病時蓋五年矣年二十有五旣沒姑悲不自勝其舅走書以告屬爲傳以慰其姑余序其姑婦相愛之誠而爲之論曰嗚呼姑婦之際蓋難言哉煩辱勞苦之事責之婦者倍蓰於所生而恩義之差服食之等降於所生者亦倍蓰焉恐其讒己也曲防之疑其有匿情也陰伺之不問婦之性行何若遇之必如此其視爲固然也久矣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古爲姑舅服期今更

爲三年所求乎婦一如吾子內吾家者吾家則旣內之矣旣嫁降其父母服爲期而父母之送之也必視其勿反外吾家者吾家則旣外之矣外而內之猶可言也內而外之則失乎事理之平焉以失平之事理施之父我母我不敢自外而終身與居之人其齬焉不得所安者雖相飾以文貌以善其終而畢世無坦適之樂甚者或至於勃谿此不獨婦之過也而世之立言者恆援尊卑之義嚴於婦而寬其姑今吾於宗氏姑婦之相愛旣兩賢之不使婦獨擅其美則於姑婦之不相能又安能槪歸過於婦乎故稍爲異說爲嚴於立論者補事理所未備人苟能察乎事理而平心以處之如宗氏之不異視乎家人門內之樂庶幾可得而享與

巍堂先生八十三壽序。

古之儒者恥言貨利其著書論事以不治生產困於窮餓爲高節

而術能致富者則不暇深論或從而譏諷之以拙催科釋通租庸人所勉能者爲良吏而計臣所設施後世襲其迹而利用之者反追咎於始作之人國論習而不改二三千年來儒者託意高遠而國家時有貧乏之憂無惑也今世變日亟國用益絀窮而思變矣朝廷既以財政爲急取西國之法而擇行之士大夫亦回心易慮汲汲焉以利國爲要圖而其效乃未能遽著關權者財政之大端也而借才異域久之不得替人論者至欲使曹官遊學西國求其所謂計學者歸而效用國家豈非以綜覈權算之才不易得而其術非專門之業不能精與我從兄魏堂先生自弱冠領家事即以善居積著稱疾舒侈斂中窾協機擘乳挹注與時變動匄其貲以居市廛者棊布於百數十里間歲上計簿披册以稽情狀發露莫得遯隱家始少有月累歲增遂以饒給其術之精而效之驗自如

曲折條暢

此向惟世所不重故所施者狹而稱之者少耳今非先生之時乎而先生則既老矣光緒二十九年先生年八十有三將以某月日稱觴於家先生之子嘉栴屬濤爲侑觴之辭初先生之兄允吉先生以道德文學里居教授自吾父與叔父以至濤兄弟皆從問學而有事則取決於先生濤既入從允吉先生游又數受先生教戒嘗思有以報之稱述家慶以致其私固所樂爲先生教於家施於鄉者多庸行閭里所謂善人皆能之不足道舉所獨擅而有關於今日學術之大者表揚之亦先生之志也先生性激烈其論世事主維新之說有言變法者輒喜或爲異論則發怒罵之抱濟世之略有憂世之志而無其時時至矣而年老不克有所施爲此可爲深惜者也然猶幸有其時焉雖不復爲時用倘得襮所長於人而還以自慰若仍如曩者之習於舊說則雖好妄言如濤亦將有所

天先生論学於史百家一以又事之義裁不其学康大精微能洞見古人之與先生原本師說跡四證明語之精覈皆從實踐而出最見真實本領此下諸篇所論尤精文亦嶄然特出乃作家足處也即據此下諸篇

畏避而不敢道恐為儒者所擯也

書說易說序。

以書契易言語命萬事萬理而通其意於人使之行遠而垂久其搆體離辭必有法焉所謂文也文之用至廣經者聖人所作其至焉者也神志所措注旨趣所流溢既一寄之於文即文以求之如親與聖人相接對瞻容色聽聲氣而唯諾於其前焉更何有揣測之勞扞格之患古之學者用力少而成功多豈不以此也與聖經散亡師傳中絕訓詁義理兩家迭起而爭勝訓詁討故義理發幽二者固說經者所有事然不能切究乎法而心知其意徒曰釋詞闡理而已是析薪者不杝而稱物者手制其權衡也雖有得焉所不合固已多矣是故欲窮經者必求通其意而欲通其意必先知其文文從而後辭獲所安俯仰無所戾義與事比出入不離

入桐古文四象
序點勘史記
序乃文抄之次
序也

宗求肯乎經而止經之意之寄於文者其法蓋如是也濤入從桐城吳先生游先生所爲文嘗得受而讀之其言古今著述往往論及其文亦嘗數聞其語矣而所箸書說易說則固未之見焉既得目病遂以終不獲讀爲恨先生有子曰闓生游學日本將於日本印行其書以書抵濤屬爲序其言曰書說宗太史公易說宗楊子雲二書子或未見嘗以意求之太史公楊子雲固非孤抱一經如後世所稱經生者也而太史公書繼春秋而作其取尙書以敘虞夏商周之事能以意增損其文楊子雲覃思大道其箸太玄乃上儗周易二子之文旣庶幾乎聖者之作其於經必有默契於微而獨得其眞者先生文法二子卽二子所得於經者進而求之知必非一家所能及濤謭陋不足與於茲事而闓生之稱先生之書與素所聞於先生者有合故敢臆決其說如此闓生又述先生之言

曰吾於古今衆說無所不采亦無所不掃然則先生於二子雖尊尚之固未嘗拘拘焉固守其藩籬而不敢馳乎域外也儻更有陵駕乎二子之上者則益非濤之所敢知矣

吳先生行狀。

先生諱汝綸字摯甫姓吳氏安徽桐城人曾祖諱太和候選府經歷祖諱廷森父諱元甲以諸生舉孝廉方正武昌張廉卿先生嘗銘其墓所謂吳徵君者也母氏馬其卒也張先生又有馬太淑人祔葬之誌自先生貴封贈兩世如其官先生幼喜讀書少長以文章見知於曾文正公遂從曾公受學同治甲子舉於鄉乙丑成進士文端公倭仁見其廷試策而奇之拔置一甲先是今湖廣總督南皮張公以第三人及第其策不用當時體先生所為策其體亦異某公曰此有所效而為之者抑置三甲以中書用曾公督兩江

所本書極翔詳核而自首至尾如一革書義法謹嚴不易及也

奏調先生至金陵移督直隸又調先生北來補深州直隸州知州以父憂歸又丁母憂服除署天津府知府補冀州先生之言曰不可於上守吾法不可於法利吾民不可於民行吾志與學故其爲政可博美名取上考而實無裨於民且擾之者一不屑意逆民之情實則利之則毅然而行雖觸上官之怒不顧也初治深布政使錢敏肅公令復廢倉積穀州縣趨爲之先生爲言其弊以爲擾民獨置不復州舊有義學二百四十餘區其學田豪民攘有之前知州多注意於此屢變其法而弊不除先生曰上務其名民私其利不責實之過也乃廢義學沒入其田千四百餘畝歸之書院又爲書院追償二十年逋負五千金厚給師生廣置書籍而書院以興道光初議均減繇役知州張杰以爲宜用攤丁法均之田畝乃三分所轄村而更取之同治十二年謁東陵吏以故事白先生曰均

繇於畝張杰之議善矣村戶改變不常而班分而更取仍以故籍爲率猶之不均也於是統境內田畝依徵糧册而一均之而均繇之法遂簡易而無弊垂爲永式焉其在冀開冀衡六十里之渠洩積水於滏變沮洳斥鹵之田爲膏腴者且十萬畝時財用匱竭官錢不易得先生旣上言大府以請苟可出力以助吾謀者無不通以書情感勢劫與相違復牘牒書問目數十發卒得白金十萬兩而功以成功之未成先生與人書曰百計哀求情同無賴旣成則又曰吾於事百無一能至於籌欵可謂有作金之術矣其於書院如在深州時故二州人士皆知務實學先生在冀久成材尤多而書院遂爲畿輔冠冀之役法合若干村爲一官村官村歲出錢若干官取之官村官村村取之村戶取之官不問也已有不均之患村之豐嗇戶之貧富今昔不同而官與官村之遞相科斂者不改

其舊而民之苦樂遂至竄絕先生一以深州均繇之法均之民以爲便在深代游公智開在冀代李公秉衡皆世所稱廉能吏也而今之稱道先生所爲者不容口於二公之治顧忽焉若忘以先生所施皆實政也先生既受學曾公曾公國士目之與聞大謀輒爲草奏李文忠公代曾公總督直隸尤倚重焉與外國互市通好之始中國人不知外事動輒召侮受欺李公出而外交之道始明其後交際事繁有疑難必取決於李公故外交之政皆所建立而仿效西法歲有興改其造端發難惟先生是咨而以章奏屬之張靖達公劉壯肅公亦皆虛懷接納訪以救時所急中國建築鐵路劉公發其端先生實勸之其疏先生所屬藁也先生數與諸公議天下事既行其言矣顧不樂仕進在冀八年引疾乞退李公繫時安危故先生竭誠贊畫知無不言數爲李公辨謗遭口語而未嘗有

所求嘗一入幕府已而辭不往李公以先生天下才說從討聽其
居官所請無不允厭欲薦之而先生辭不强故先生入仕二十年
未嘗遷官增秩而品服如初及乞退李公問其故先生曰無仕宦
才李公笑曰才則有餘性剛不能與俗諧耳先生笑不言遂聽其
去官而留主蓮池書院其倚辦於先生者如前李公失埶先生爲
盡力有加於初故祭李公文有曰不依在門或仕或止跡疏意親
謂公知己嗚呼賢者之相與固不易測度哉先生之學無所不窺
究而以能濟時變爲歸宿於古人書率以文衡之以謂文者精神
志趣寄焉不得其精神志趣則辭之輕重緩急離合失其宜而不
能得其要領或悖其旨而旁趨又嘗言古人著書未有無所爲而
謾言道理者故治羣經子史必因文以求其意於古今衆說無所
不采亦無所不掃文法司馬子長旁逮諸家以極其變其論事之

文無高論僞說不爲苟快意之詞必使言之可行之可入海外諸國近百年中日出其所得新理施之政事遂致富强挾其術東來相逼日甚中國相沿之政俗不足以當之非講求其術殆無以自立三十年前先生固嘗以新學倡天下矣近更旁搜廣取窮險闡幽大暢厥旨而文益博奧醇懿侯官嚴幼陵先生博學能古文精通外國語言文字所譯西書自譯書以來蓋未有能及之者而必就質於先生先生每爲審正輒退而服曰非所及也其教人旣以古學進之又必語以當世之務奪其舊習故自外交事起士大夫毀所不見以無所挾之驕不自量之憤爲進退失據之說謂之正論散布於朝野上下閒使當事者有所牽率不敢恣所爲民氣亦因之不靖禍亂屢生而從先生游者則類能通知世變不爲時論所淆而以息囂庬啟愚昧爲己任於古學亦能破除庸陋以所

獨得發爲文章先生於學者引掖獎薦既出於至誠故學者多樂從而愛慕之意久而彌篤在保定十餘年深冀之人歲時往謁者不絕於途嘗有急需二州人醵金以進先生不能卻也光緒二十六年外釁開諸國兵竝至京師不守先生避地至深李公受命與諸國議和以書招先生先生遂至京師和議成天子慶世變之靡有屆也大新庶政與天下更始而以作育人才爲先詔天下用西國法立學建大學於京師以統攝之而命吏部尚書長沙張公爲管學大臣於是張公聘先生爲大學總教習先生辭固請不可直隸薦紳魏鍾瀚等千二百人上書先生請就張公之聘猶未應也張公欲遂其事遽聞於朝天子許之命以五品京堂充大學總教習先生既受命思報張公之知遇而慮學校初立其法未能盡善也日本用西法久學制尤明備自請赴日本考求之既至自長崎

神戶大阪與東西京所有之學校無不往也自文部大臣以及教師學徒與凡以教育名家者無不晤語也自大學下至村町之學其學地學舍與於學事之人學所應具之器物無不博稽而詳察也教授之法論學之旨則必深求其所以然之故求而不得思之至困日行數十里日接數十人而文部聽講尤必日至不少閒舉所聞見之涉乎學制者編以爲東游叢錄既備既精在日本凡百日而歸便道還桐城至數日又如安慶謀立桐城小學堂議定乃還還數日而病病數日而卒二十九年正月十二日也春秋六十有四先生聲播中外歐美名流皆喜與過從推爲東方一人日本人尤信嚮學者或航海西來執弟子禮受業其居中國者無不造門請見贈珍物道殷勤而乞詩文以夸示其國及先生東渡傾一國人無貴賤男女皆以得一見爲幸車進迭來或伺候言動以登

報紙有識其國人趨謁不時使不得休息爲不愛客者其國君亦延見致敬愛而有識之徒則爭出所有自刻曰吾國維新之初號稱多才無先生比者見所纂錄則又以爲吾國人自爲論次不能如此精審先生之始至其士大夫及中國人之居游是邦者結會相迎謂之歡迎會及其卒則又相與弔祭爲追悼會云先生友于兄弟伯兄病屏去僕役躬執煩辱季弟病羸服食藥餌必具必精苟可以娛其意竭財力爲之得閒則守視不去積十餘年不怠叔弟官山東亦多病先生時在保定歲走千里往省之爲經紀其公私所應爲者兄弟沒孤寡皆依焉配汪氏封淑人女四人長適直隸候補知縣薛翼運次適舉人汪應張次適翰林院編修湖南學政柯劭忞次適直隸候補知縣王光鸞側室歐氏子闓生年少有俊才游學日本學且成矣聞先生病乃歸文一所著書有書說二

卷易說一卷寫定尚書一卷詩文集五卷深州風土記二十卷日記十二卷東游叢錄四卷所讀書皆章乙句絕其文辭之美者以丹黃識別之而評騭其醇疵高下其考證校勘亦雜識其中書數萬卷皆有手迹先生雖不樂入官未嘗以忘世爲高李公事業嘗以所學濟之又將佐張公以新教法雖未獲竟其志聲光所被已足增重國家激厲士氣而所采錄法明義闡尤可據以措施厥功偉矣其吏治於法不必書而紀二州政蹟必詳且盡者二州人皆以先生私我輒欲私報之故備書焉以慰我二州人之私也門人

賀濤謹撰

吳先生墓表

海西諸國以新學強其政治藝術皆出於學吾國學不加修仿行其法久之不效而見逼日甚庚子亂後天子銳圖自強興革庶政

而以學育才詔用西國法立大學於京師府縣以次建設命吏部尙書長沙張公爲管學大臣張公爲大學求師薦桐城吳先生於朝命以五品京堂爲大學總教習學治向學識時務之士皆謂新政之行必先立學而立學莫急得師聞先生敎習大學則相與鼓舞忭慰如政已成先生往日本考求學制歸未及至大學而卒則又相與堙鬱歎悼如學未立先生之學不名一家博采無我自信則不知有人堅討往籍攻堅發幽文從意顯厭乎人人之心論世事主變法之說三十年前吾國不知外事之時固已究攷西學因事託意發爲文章西書日多學益博與精邃尤屬意詞章所箸述不標體格而必以太史氏韓氏之法行之於古書既因文以通其意又謂西書體例近於漢人之纂箸惜吾國之譯書者鄙不文不能傳載其意故嘗以詞章之說敎人世運既變學術隨遷新舊

乘除就此遺彼甚或兩傷弊且中於國事先生則採而和之破其拘攣斂其浮誕相得而不相奪立學之始得先生爲之師學收其效法乃可更而先生遽卒此固運會盛衰之所繫而望治向學識時務之士所同悲者也先生諱汝綸字摯甫初見知於曾文正公李文忠公嘗佐其幕二公謀國偉略皆與知之爲草章奏而與李公交最久咸同以來西國東漸之勢日盛事變紛起情僞百出古所未有鄙儒疑怪舞筆鼓舌李公獨執國柄中外叢責先生左右其間決疑發難輒引其端而持其後前後歷三十年李公卒能忍尤肩鉅支拄危局先生性剛不能屈意於人故不樂久官既釋褐知深冀二州未幾棄去而在二州所設施皆有百年之利世號爲良吏者所不肯爲善待士在冀得士尤多每有興作所得士竭智能憊精力日夜馳騖不倦深人亦來受役與均先生曰有事諸君

勸趨而吏此者反客坐享其成吾甚愧之去冀主講蓮池書院二州人歲時請問不絕有疑必咨焉於先生事則分任其勞常醵金以赴先生之急先生力卻之不發視冀人在保定者即以其金應先生所需事已乃白先生無如何先生與濤書自言受之有愧濤復書曰先生施德於二州皆視爲固然未嘗言報今稍盡人事而先生乃沾沾於辭受取與閒是外我二州人也先生亦不復言庚子之亂避地至深會法兵將釋憾於深大府令州刺史急避刺史去代者未來而法兵且至人心驚皇先生日行街市以鎮安之授吾民之從西教者以辭使說法將而法兵竟退冀人亦數以衅患解紛之策來問先生爲籌畫甚詳二州既免於難感愛先生益深先生在官日以課士勸學爲事退而教授益思作養人才效用於時其教人必使博知世變易舊所守故從遊之士言論志趣與世

俗異又爲延外國師習外國語文由是謗議四起當路亦與齟齬及亂民造讆外之說遂將不利吾黨先生夷然不顧難作幾不免而從游者亦瀕於危先生旣受張公之聘以調諸國學制歲更月修人而後定仿其規範而不能得其精意恐難見功故有日本之行日人素信慕先生及見先生之來喜吾國有意圖新又感先生之勤於所事而虛已以求也自文部大臣及以教育名家與凡有事於學之人爭思有以自效其立學以來文牘外人所不得見者皆出之以備觀采先生周咨博考洪纖靡遺不得於心則往復質辨期達厥旨法難盡從使度吾可行改以就我疲神苦形至輟餐寢留百日竟得其要領以歸其歸以九月某日便道旋里明年正月十二日卒於家光緒二十九年也年六十有四著有易說二卷尚書故四卷寫定尚書一卷詩文集五卷深州風土記二十卷日

記十二卷東游叢錄四卷曾祖諱太和妣氏左祖諱廷森妣氏左父諱元甲以諸生舉孝廉方正曾文正公稱其文學署而館之妣氏馬自先生貴封贈兩世如其官兄弟四人先生其仲也兄弟皆依焉財用恣所取不問有疾必自守視服食藥餌不假人手久而不忘兄弟沒其妻子在先生所如前配汪氏女四人長適直隸候補知縣薛龔運次適舉人汪駰張次適翰林院編修湖南學政柯劭忞續學工詩先生稱之次適直隸候補知縣王光鑾側室歐氏子闓生有軼才能文章通世務解外國語文濤嘗謂新學舊學皆當屬之斯人者也女一闓生以書來將以某月日葬先生於某所乞爲表墓之文先生志事無待表揚闓生所爲事略言學術甚精亦濤所不逮而不敢以不文辭者輯纂言行弟子職也姑即所見及者述之蓋其職云爾表揚之事非所敢任也

慶陽府知府步公墓表

公諱際桐字廬封號香南姓步氏先世自山西洪洞縣遷直隸之東强世業儒多篤行君子有德於鄉里十一傳至登廷步氏始大官工部郎中有節概嘗卻賄數千金人稱鐵面郎官公曾祖也祖履孚廩生妣氏師氏楊父毓巖進士河南泌陽縣知縣有惠政妣氏王公既貴贈兩世如公官妣皆恭人泌陽公沒家中落王太恭人劬躬苦志能教其子家乃益興子四人公其季也聰穎好學家貧食不飽冬夜讀書空屋中忍寒不寐倦則隱几而志氣彌奮道光二年舉於鄉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充乙未會試同考官其秋恩科鄉試充四川副考官除御史管理街道某邸兵弁犯禁重懲之由是令無不行衢巷修潔道無壅窒出為山西平陽府知府久訟紛糾不可理者一廓清之民爭水利使書吏自占不得

相侵犯以絕爭端有告人爲家奴孫者以所據契年月不合斥其誣某貸某財爲商而損其業訟經年嚴責其居閒者兩家感悟息訟擢河南彰衞懷道署按察使調開歸陳許道再署按察使自到平陽至是凡二歲河決祥符城幾沒革職留工暴露城上八十餘日培圮完缺城賴以全河決塞以同知用旋加道銜入貲爲知府選甘肅慶陽府知府其治一如在平陽時不受屬吏餽遺而教督其所不及始至訪政俗於前政前政曰某縣令楨治已而令連忤公會縣有獄久不決民控於府公召令至親鞫其獄坐令於旁使觀之既定讞令語人曰前守不足爲盡力今獲所依諸君試觀我所爲奏課遂爲府屬第一安化貧瘠難治某令當之官不欲往上官告之曰賢守在事有疑難諮而後行無過舉矣寧州知州某既受代强委其所負於官者萬二千金於代者代者不能爭公爲理

於大府違復再三卒使分任所負於武弁亦皆接以恩禮而盡其力能文武協洽各勉所職紛理廢修所領州縣凡五治出於一署蘭州知府兼署蘭州鹽茶道總督琦善公以勘獄得罪公隨坐遣戍軍臺公有當世之志而徹於政事所蒞有聲爲御史時公卿交稱其能上曰當使爲外吏以觀其效於是有平陽府之命既召見上謂近臣曰督撫才也故到官數月又有彰衛懷道之命河南巡撫牛公鑑嘗謂公曰君有異政吾當言之朝君自大用在甘肅琦公亢奇公才欲有所爲輒倚以集事特疏薦之公既爲天子所知中外大臣又數數稱舉謂可得所遇稍以竟其志已而奪官再起再躓卒不得大有所施爲時論惜之歸自戍所會粵匪北竄直隸總督訥公出治團練而欽差大臣慧成公駐淮陽與南河河道總督楊公以增馳疏調公參與軍事公既以進不得志而倦游矣又

多病遂辭不出咸豐八年四月二日卒於家春秋五十有七是年十一月六日葬於所居村西之新阡配龎氏封恭人後公十九年以光緒二年正月五日卒子嘉褒副貢生後公二十四年光緒十八年正月廿九日卒側室姜氏封孺人子嘉昌中書科中書孫其灝易州訓導其鴻附貢生曾孫以樽以庚公長兄雲儀先生諱際逵成進士不仕家居教授學者嘗二百餘人公初從先生學旣亦假館於外以課徒罷官歸益以栽成後進爲己任獎掖惟恐不及從游乃益衆泌陽公後凡五世子姓繁衍皆以公及雲儀先生之學自厲又各以所得推之徒友鄉邦俊彥宗步氏之學莫其教以文行相勉爭欲及門者自雲儀先生以來且百年矣何其盛也始公以濟時之才出而應世未竟所施而罷當時世論固爲公惜之矣及退而巷處以所學禮之子孫衣被一方乃更數世而流

風末艾君子之有功於世豈不以出處殊也又奚必以世俗所謂
幸不幸斤斤焉較量於其間而爲之忻戚也哉光緒二十九年公
之子嘉昌屬濤爲表墓之文時距公之卒已四十五年矣故既述
其官蹟復記其教授於鄉里者而推及於後人繼述之盛焉公之
孫其灝來致其叔父之命曰吾父與伯父專力嚮學仲父持家政
煩苦窘乏一任之不以閒兄弟學吾父與伯父學成名立而仲父
竟無所稱於世吾父戚焉既以其官貤封仲父又嘗欲紀述其事
用志不忘今子表吾父學行兼及吾伯父矣若復載仲父事以終
吾父之志使吾子孫益知勤厲則所以貺我步氏者彌厚濤惟公
與伯兄以學昌其家而得就所學翳仲氏是賴其功不可沒故論
次其語俾附於前文之末以慰其先人而詔其後昆仲氏諱際墀
字綸閣

冀州直隸州知州保山吳公五十壽序

光緒二十九年保山吳公治冀之明年也政成化普歲仍有秋民氣大和耆艾頌歌於時公年五十羣寮僚屬以及州人士將以公之誕辰八月十四日躋堂稱慶宣揚公德發抒民情而以祝嘏之詞屬濤濤惟公之爲政知時要務有堅定之識濟變之才所樹立蓋非世所稱良吏所能及庚子之變姦人造妖妄之說讎視西教擊排外人亂民蠢動景附旬月閒徧畿輔當路者信其術欲倚以自强陽禁而陰煽之士夫亦多義其所爲戾狠橫恣府縣不敢問或媚之以求自免於是西人所居焚毁殆盡而吾民之從彼教者家覆產破走死無地內亂既熾外釁遂開諸國兵並至大亂以興公時爲縣於獻獻有西教都講之所其主教者在焉教徒以避難麕集亂民環伺思逞公理遣埶禁憚不敢發在埶者或趣公攻之

不爲應勤王兵北來所過輒助亂至獻見公所設施聆其謀議不敢妄動而去所全活以萬計外兵既據保定將修怨於深州大府令州刺史急避而檄公署深州事公時在保定疾馳赴獻見其主教者曰舊刺史見枉狀因曰吾署州事州境吾士民吾民也請止兵主教既敬信公即發書止兵兵未至州二十里得書而還州境以安海西諸國與吾國通其始以傳教繼乃挾其貨財藝術求售於吾國而各以其國之政法編之約章不得以一國之治之也此海國交際之通義而在吾國乃爲數千年未有之奇變愚民駭怪輒與抵觸士君子則遵守其相沿之舊說以接遇外人爲失體以參與外事爲濁流而不肯習其事蓄怒積怨之既久釁兆而不慮防禍已作而無以善其後又妄可盡歸過於無知之民乎鄉者妖妄之說起自山東今直隸總督袁公爲山東巡撫廓而清之餘

輔變起而山東不擾公之保護人退敵兵屏障一方所施雖有廣狹之殊而堅定之識濟變之才足以破俗見而拯時難則一也古之號爲循良者治郡郡無廢事治縣縣無廢事而已他無稱焉已足邀上考而躋顯秩今外交事繁執與古異刀筆僕僕之才勉爲古循良者猶不乏人嘉其治行授以重要之寄而以其所遵守貽誤國家者踵相屬也觀公所爲豈非斯世所急需而不得僅以守土牧民之責責之者哉公之來皖適當立學之始立學新政之首務也其規式課程一仿西制拘學淺儒及粗知外事者殆不能究其義而譏所爲公學觀其通事挈其要提倡啓誘不激不隨人棄舊習爭自勸奮學政陸公贈以詩有便將此事累文翁之語蓋亦知此事非公莫屬也學興俗變新政可行視向之捍患振急厥功尤大凡所稱述不獨夸示公之功將使來賓者備聞其說識時要

務挈趨競勸以贊成公之功而播揚其美俾四方知所觀效則所推監者彌遠而公救時之志可大慰至所稱治郡郡無廢事治縣縣無廢事公所蒞郡縣凡十有二其治皆然此號爲循良者所優爲蓋不足爲公道也

宗君華甫墓志銘

君諱樹桐字華甫姓宗氏任邱人以府學廩生選爲同治癸酉拔貢生入貲爲內閣中書已而家居不出性義俠數以財經營善舉縣有大功役恆倚以辦爲鄉里解紛難弭禍患者屢矣好謀慮常如在憂患中稠人廣坐宴集之時往往爲不祥語眾默然君猶强聒不已至其頹然自放歌呼笑嘲又若棄百事而不一關其慮者余始與君交二人者皆年壯氣盛余謂君才堪爲世用君好余文以爲近古相期待甚高及皆衰老君既無所精以自見余亦以疾

廢不能就所業各自傷感又頗相矜閔余嘗以文壽君言兩人者憂喜異於衆而敘述其情狀君報書曰君始讀之而悲已而自笑知君年雖衰而昔時意趣故在也庚子之變亂民以妖妄之術仇視西教恣其殺掠官不敢問君曰大亂將作矣力戒鄉人之習其術者而以弭亂之方白諸官亂民大恨忌君者復從而嗾之將不利於君外兵至亂民潰散償從西教者所亡失於君家索財獨多外兵退亂民復聚又擾及君家君避走四方亂定猶不得歸僑居保定在保定逾年而卒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也春秋六十有三明年某月日反葬故里君季弟樹枏以書來告曰吾兄勇於爲義鄉里信仗豪强忌之輒與齟齬吾兄不肯自貶卒爲所陷憂鬱以終吾子知吾兄最深請爲銘墓之文直書其事爲長逝者洩其宿憤嗚呼亂民之起附和者衆斥言其非動遭慘毒而人之

有積怨於人者又或誘結其黨以快其私自朝廷大臣以及薦紳之士罹其禍者多矣君雖幸以身免而流離徙避不得安其居竟客死於外固事之可悲憤者也然愚者造禍智者當之巧者計脫戇者蹈之於古有然非一人之私恨况君之生平雖多激烈之舉嘗有時而放曠矣又安得謂其必鬱鬱於既死之後哉余嘗爲君父墓銘不復詳其先世君娶王氏子俊觀俊宸先君卒其墓碑亦余所爲也女二長適湖北候補知縣陳曾蔭次適候補縣丞裴璋孫女一銘曰

已屈丈引作寸咫以身濟物猶自詭我行踽踽彼潝訿既鑿我蹠又齒齮去之不與角距藐視棄家如脫敝蹝一瞑不顧外膠解愉覆知不從舉毀

黃西塘先生七十壽序

侯官黃君允中執齋余弟爲縣閩中辛卯鄉試分校所得士也壬辰成進士出余同年友諸暨陳瞥嶒之門瞥嶒語余曰執齋佳士也介而見之執齋執後進禮甚恭官吏部以公廉勤敏見稱賓友其鄉人則往往述其先世遺德而盛稱其尊人西驪先生以爲執齋所爲一秉家教余既瞿然異之余弟告歸余爲言執齋之爲人弟曰黃氏累世積德而西驪先生尤爲鄉人所推服宜其有賢子也余弟至京師歸言執齋益明習吏事趨公益勤奮名聲籍甚而儉素如在家時時余養痾里中不見執齋六七年矣光緒二十九年先生壽登七十執齋以書來告曰吾家世業儒恆苦窮王父時家益貧而刻苦力行不怠吾父綵循先志罔敢或違衣食稍異於前輒屏不御曰吾先人未嘗有是也蕺細之事不憚躬親曰吾先人嘗爲之吾不知勞也削所自奉以成善舉或應鄉里之求曰

吾先人有志焉而未及爲也其教子弟必以身率允中服官京師誨之曰勉勤所職以廣先業而吾家世守之舊則固不可忘也允中在京師十餘年未嘗就養而儉約如初今將以吾父生日稱觴寓舍願乞一言以壽吾親而教允中以事親之道吾觀士大夫家其先世類多篤行君子往往以淡定之志堅忍之操垂爲家教子孫才知名位過其所期或不能不變所守而濡染於耳目者既深固不敢泰然自以爲是而妄議其前人也新學既興而破壞之說起風習一變趨時之士將有猒薄老成斥其說以爲不足用者夫新與舊不相悖也所宜破壞者迂拘之見腐敗之法而已若所謂淡定之志堅忍之操固求新者所挾以爲資而趣之便進者也苦其束縛必欲離而去之以浮動之氣夸誕之習從事於精博艱阻之途所嚮既不得達而已失其本來不且如學步者之匍匐而返

平執齋之才識膽畧淬厲自當與舊時英彥馳騖乎維新之治效用國家乃能反而求之兢兢焉恐墜其家教以守舊者求新以報國者事親其事殊其理一也余家居侍養不復與聞世事妄有所論不敢自任往在京師時耆曙出所藏授經圖示余屬為記授經圖者耆曙幼時從父授經而圖之以志不忘者也耆曙性激烈嘗論時事遂將有所施為顧猶以承親為念執齋欲盡事親之道往求之師以決吾言之當否然後獻之堂上儻可慰親之志而博其歡乎

王重璽先生墓表

先生姓王氏諱瑞祥字重璽先世為湖北黃岡人元末有伯成者遷直隸之威縣伯成生志剛志剛生榮榮生八子其季濬官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涼提督鄖陽荊襄有聲績王氏遂顯

十傳至先生之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璜妣氏某繼妣氏某兄弟三人先生其季也先世多業儒先生獨弃儒而商家以饒裕讓產於兄子先世所遺不毫髮取性嚴厲人有過不少寬假從兄子某與人喧爭於市先生捉其髮使跪通衢暴烈日中久之乃叱去族弟某行無賴將破其家其母訴諸先生先生立起操梃往尋之至常所游蕩處某匿不敢出先生歸且復往而某隨其母詣先生謝痛自責遂改行見稱里黨王氏族姓繁衍多能自贍給以禮讓稱先生益嚴督之人執所業無敢爲非者爲縣名族縣有昏喪先生嘗爲主辦姻族朋舊受事於主人者指付必當其能人皆樂爲盡力所費財與所需物及卒事於所慮於始者無張縮而豐儉適宜喜施舍得其資以自存而感而知奮遂有恆產遺後者比比也由是眾情翕服惟其所令聲應景隨卒於咸豐九年年四十五某年

月葬於某配張氏繼配楊氏子元一娶入饒陽縣教諭元鐸人之才德有出乎其家者家必就而聽命出乎其族族必就而聽命出乎其鄉與邑鄉與邑必就而聽命既為其家其族其鄉與邑就而聽命之人家族鄉邑之所有事固已耳熟目稔而心習矣而才德又足懾服乎其人欲起而有所為必能合羣力以圖之無扞格猜忌退諉之患而事無不舉古者黨正族師閭胥之屬率民治事即以其地之人掌之者為此也後世親民之官少統百里數百里之地徑隸之牧令牧令不能獨理亦不得不藉助於所轄地之士民令新政初頒凡所興立猶恃士民之自為於其鄉里而屬勸之而未嘗輒應者以任事者之難其人也先生之沒至今四十餘年鄉邑之人猶思慕焉以為先生沒失所依賴矣又惡知今日所急需乎如先生者更甚於其鄉邑之所依賴者哉

謝倬峯墓表

君諱山壽字倬峯姓謝氏冀州人曾祖某附生妣氏某祖某附生妣氏某父某妣氏劉兄弟三人君其仲也少孤能自力於學爲名諸生嘗事母事無大小惟母言是聽有所進於母竭力以圖恐母慮其求之難且費財也輒自言其得之之易而損其物之直處兄弟間一如母意所欲出性篤厚而愛人有善揄揚之惟恐其不顯有不善曉以理不喻曲譬之必俟其悟而改而後已人既服君內行又知其愛我也皆以善自厲桐城吳先生爲冀州以冀學課士濬士其書院講席州人有事於書院者皆質行君子相得甚驩君其一人也君篤於學尤與余善使其弟榮壽受業於余榮壽故從君學文行皆可稱君授徒里中來學者必使究討古書不汲汲於科第一如吳先生課士法而督行尤嚴雖小德必防閑之故從君

游者多純篤之士君卒於光緒十九年年四十四某年月葬於某妻趙氏子潤廷興人君沒後亦來受業潤廷通經術謹言行皆家教也孫樹勳樹棠君沒十二年門人謀表君墓潤廷以表墓之文來請余既慕君學行且嘉其教人之有法也乃為之詞曰西國育才之法有三曰德育智育體育日本仿而行之其學科有所謂倫理者而深識之士乃謂吾國專重智育有德之士殊少中國參東西法立學而諸學所奉行亦皆智育之事蓋德育云者無課程之可言學者無所挾以自表暴教者亦無所據以為旌別日本行新法久國益治強不可謂非學之功而於所謂德育者猶有憾中國新立之學規則未備又烏能獲益於旦暮之閒故懸其格以為招而未嘗遽責其實也德育之難於措立而不易收效蓋如此然觀謝君教授鄉里以躬行與學徒相敦勉而其效顯著則又不可謂

以德育者之無其術也誠能取其術匡新學所不逮以身爲表陰驅顯責求必無成效之可期日本之識或者其可免乎余久主書院講席學制既更仍留不去愧不能爲君所爲也表君之墓爲發斯義以告世之有敎人之責者因以志余咎焉

吳熙甫先生墓表 ○○

先生諱汝綸字熙甫號斂齋又自稱玉屏山人桐城吳氏吾師摯甫先生之季弟也幼穎異喜讀書七歲能詩年十二三即以古作者自期邑人方存之先生講程朱之學以書與論學術甚辨方先生以爲童子不得妄言而無以難其說與吾師書稱自署四海一人嘗用蘇子瞻詩四海一子由也年十五六所作詩文已編集成帙詩曰玉屏山人稿文曰斂齋文集於其邑先正方氏姚氏詞章之說皆能得其大旨吾師奇愛之以爲過其兄遠甚其後得羸疾

此文極有精神其生氣奮出處得史記之神髓

不復撰述閒有所作不能多也從吾師於冀州官所吾師有論著必與質辨而評隲人之詩文輒曰吾弟云然由是以文學謁吾師者皆樂從先生游濤以師命主冀之書院尤暱就先生通州范肯堂以詩古文雄視一世每與先生接抑然自下不敢恃所長嘗封寄先生文於張廉卿先生張先生大奇之與吾師書曰吾不知我摯甫有弟如此也吾爲子賀先生性豪爽嗜酒善談論吾師觴客必以先生偕竟酒猶不令去曰汝倦且臥榻上汝去客不留也久之疾益劇吾師既以友愛稱天下於先生疾調護之尤苦先生自傷其體之困憊而遺兄以憂也爲冀州唱和詩序述其狀抒寫其懷於宴集時示諸客客皆稱其文濤默然先生語人曰松坡殆不可此文乎何無一言也人以語濤濤曰余悲之不暇遑計其他文出數月而先生卒光緒十五年某月日也年三十七吾師哭之慟

祭必以文其詞哀激與唱和詩序合觀之兄弟之相愛與所以相期待者可謂篤誠而深切矣而愛之而若或奪之有所期而若或絕之神鬼可感天不我私則固愛之期之者所無如何而人世之至可悲恨者也其秋柩返故里其孤千里年未及冠纂述言行屬爲論次因循未及爲今且十餘年矣吾師沒濤爲行狀墓碑既以新悲觸其舊恨而千里又以書來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所請爲表墓之文遂書以遺之其世系具吾師事中不復詳先生配馬氏子千里亦好學痛先人不得竟其學而賫志以沒嘗以繼述爲己任是可慰先生於地下矣

書吳辟疆送籍亮儕之日本序後

辟疆以所爲送籍亮儕孫澤春杜顯閣三序視余蓋因三人之游學日本而與之論學者也國家懲科舉之不能得才立學以造之

人皆以謂學制既備才且畢興可操券以待而辟疆乃私有憂焉其送籍亮儕也譏學者之非其才送孫灃蕃也恐不才者冒才送杜顯閣也歎才者之無其時時固非才者所能自爲也時至矣其才猶可自見若取才於學而得其冒焉者則學者非其才矣夫學以儲才而招以入學者乃不惟才之求徒斤斤於規制之合離程課之疏密曰吾將計時而責效焉其冒才以應之也固宜既聚非其才者於學而使之冒以進則才者或不得與於學雖學而亦將不能與之爭時辟疆其知之矣或曰外國人無不學固胥才不才而一以學育之奚擇焉曰中國始立學小學縣不過數十人中學縣不過數人安得無所擇禍變極矣欲拯之以學而促其速成而遂用之也更安得不慎所擇況建置之初徒應以文不責其實入而成習將使國家所創舉一如他律令之奉行故事而既啟之新

機且復絕不尤足惜哉

東鹿謝君墓表

君諱某字某姓謝氏東鹿人性開爽有奇氣幼讀書穎慧過人稍長厭苦之弃去習騎射以任俠稱不問遠近苟有求並往不吝財不遺力縣多富豪競施予能役使縣人君家僅中產而趨赴之者尤眾埶傾諸富豪縣多盜其大羣至數十百人劫掠無忌官無如何君團結丁壯直擣其巢窟縛其魁獻之官盜風頓息禾稼熟輒有竊刈者君聯里人相守望斃竊者一人君詣縣自首而死者家已先至所指告多人無君名君曰我一人所爲於他無與也縣令心奇之姑繫君獄君在獄歌呼嬉笑如平常里人餽財物不受也時盜賊蠭起遠近驚擾縣治團練眾舉君爲長令即出君一委任之眾大悅所規畫應聲而辦巨盜張錫珠擾冀州令率團丁防禦

君請逆戰曰賊所至無禦之者出其不意先擊之雖不勝賊知我有備必不來若大衆渡滏吾力不能抗縣境糜爛矣令不聽君竟率敢死士渡滏與賊遇輒有斬獲卒以衆寡不敵戰死時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也年四十二賊亦竟不渡滏縣境以安御史河間裴蔭俊上其事賞雲騎尉世職咸同間畿輔數被盜州縣治團練鮮有成績君以義俠得衆心故獨能合羣力以捍外患既以戰死士氣益厲縣人李全有起而利用之而東鹿團練遂著稱當世賊終不敢逼曾祖某妣氏某祖某妣氏某父某妣氏某配杜氏善居積得年八十其季年富倍君沒時子某孫某曾孫銘勛廪生今之論治者競言合羣矣團練亦合羣之一端也其假官埶而行之者雖克有功固無與於合羣之事所謂合羣者各出所能以自效通力互資自相維繫而無藉於外埶者也其羣既合不但足以禦

外侮凡羣中所有事其羣皆能自爲之有所施於羣實則有所獲於羣其事至便其理甚明而其效卒不可期者以倡之者非其人耳余表君崑獨揭其能羣之效蓋欲言羣治者知所法焉

黃小宋觀察益壯圖記 代

黃小宋觀察既圖其生平所經爲壯游圖矣庚子以後國家多事遭際不常而觀察已老乃別名之爲益壯圖嘗其流連山水賦詩飲酒賓友唱酬令人欲輟已所有事而置身其閒曠然若不知世變之已亟者及其勤勞王事奔走喘汗啟處不遑跋涉萬里不憚險遠則又令人勃然奮然欲舉天下事責之當躬焉由前之說乃幽棲之士游心世外以樂其樂者之所爲也由後之說則窺時俯仰以身殉世而指取功名者之所爲也而君乃兼而有之不失己不忘世豈非世所稱有道之君子者邪某既牽於職事失其自得

之樂而於其職事又多所曠廢而不能勉以圖之與君年相若而衰憊若此閻君益壯之說能不內省而滋愧乎

法政學堂記

國家政令頒自朝廷遞轉而下推匯而集於州縣有議而定之者有舉而措之者有督而察之者其攬巨細弱煩難責之一身而無所諉避者州縣吏也而今之州縣無曹掾佐史之分職無比閭族黨之專官其服役左右及董率鄉民邀吾期約者大氐市井粗鄙之才里巷迂淺之士又不足與圖吾事引以自助乃為幕賓幕賓者不食於公家而公事因以舉廢立於功過之外而官之功過視其所為官不可無學幕賓亦不可無學署直隸按察使長沙陳公議立法政學堂以課官吏之待闕於會垣及學律於司待應幕賓之聘者請於大府大府善之乃本公議改舊設專校文藝之課吏

館爲法政學堂以課官吏而司所建學則專課司之學律者未學於司而願來受業者亦得與焉其學建於其居之西偏經始於某年月日畢役於某月日於某月日開學其課以現行律例爲主而輔以外國法政諸書自興學以來立法政專科自公倡始而兼課幕賓則尤爲創舉公命濤記其事濤曰國體不變官制未更自督撫以至州縣皆不得不倚辦幕賓而一國之事造端州縣其需幕賓尤急幕賓非其人則州縣不治州縣不治國政且因以不行況當變法之始凡所興立舉無故事之可求非有濟變之才徧物之智不足任守土之責而爲之幕賓者又烏得不儲應世之具而遽就人辟聘而與聞其政事哉中國州縣千有數百其幕賓且數千人使皆顓顓於素所誦習吾恐千數百州縣中能舉其事者不數數覯也公知其然爲立學以造之匡吏治而濟時艱莫急於此今

修律大臣以新律將頒無用律之才爲慮乃取法政之學課已入官者而速其成以待用若更采公所議下他行省使仿行益廣育才之道其收效不尤大乎雖然茲所論列特倉卒救時急耳若其所學之理則彼列國者統萬有不齊之國俗百出不窮之事變迹所自始測其終極一以法經緯之詳考互參遞更迭改雖時有遺決之患久必就我範圍其事之繁賾其理之奧邃爲人思慮所不能到而習而熟之乃適得乎人心之所安其微妙至於如此豈口耳之學求之期月間所能得其意乎意之未得而持以應事摭拾補苴以逃責難可耳固未能卓然獨立出其所有禦不可知之變於無窮也公之立此學也其事則課司之學律者以應世所急需而公之意則以爲法者吾身與國家共之者也固盡人當知之以動其愛國之念而立吾涉世之準若特標之以專所學則尤宜窮

探廣涉既博既精充乎其量使隨所遭皆能以學自見而有所立焉以盡吾之職分豈弟如卿所云云者哉濤既承公命爲記因幕賓有關於今日之治道故論列之以記其事而終推衍公之意爲學者勉焉

書吳虞卿軍門壽詩後 代

日俄有事於遼東朝廷防有他變徵湖北兵入衛光緒二十年春吳虞卿軍門帥所部以來屯駐通州軍門爲人明爽而溫厚善書喜文事與某交最篤談讌往來驩然無閒軍門初隸淮軍今湖廣總督南皮張公撫山西時調赴山西張公督粵督鄂一以軍門自隨而委以治兵之事淮軍芟夷大難擎衛畿疆爲海內所仰望軍門皆身歷其閒淮軍廢各行省皆以外國法勒習兵而鄂之自强軍最著軍門實爲之統領在淮軍爲後進在鄂軍爲先達參與戎

政凡四十年勳績炳耆張公數薦之朝朝廷且大用之旣北來授浙江定海鎭總兵仍留近畿不令之官而近畿之官民亦敬愛而暱就之惟恐其去之速也明年某署按察使來保定軍門寄示其生日所得祝壽詩數十篇曰乞子一言以紀其事因爲書其後曰文武分職相濟爲用世俗軒輊其閒遂分畛畦或至兩不相涉而事多不舉今朝廷控馭列强寄權將帥尙文輕武之習稍稍變矣而軍門之威德旣足厭服衆望又能以文事與士大夫交故士大夫皆樂與之游爭以詩歌頌祝以表其仰慕之意一時傳爲美談某獨以爲文武諧和所謀必協事乃可成此國家所深賴豈弟朋好一時投報之私情哉讀其詩歌望治之心殷殷然不能自已矣

送安徽按察使陳公序

吾師桐城吳先生都講蓮池書院時今按察使長沙陳公嘗守保

定吾師語濤曰吾居此久司道府縣數易官前後累數十人與吾氣類相感惟陳太守耳公門人即墨鄭東甫杲以賢行樸學稱京師與濤同官刑部相友善其言曰吾於文學稍知門徑居官幸無隕越皆師教也濤既聞吾師及東甫之言輒想慕公之爲人而以未嘗一見爲恨其後濤以目疾家居不復能自見於世而公自通永道署按察使聞而憐之招之來一如吾師吾友之相待過者居數月公眞除安徽按察使將行謂濤曰子既師吳先生而友東甫若爲文以道其生平慰吾懷舊之念因以寵吾行其可乎嗚呼吾師與吾友皆亡得與吾師之友吾友之師游處幸矣今文將別而思吾師友之情乃益有觸而發雖微公命其能已於言邪吾師以性不諧俗仕而乞退而憂時之意往往見於文字其論兩司之職以爲列國交通非明達外事能造謀興業不足託以封疆而封疆

之任嘗儲其選於兩司因歷數疆吏所宜爲者責之兩司謂當習此以待用今外交事滋益多而改舊布新內政亦日以繁重朝廷以委疆吏疆吏則分寄之兩司其擔荷殆與疆吏無異而公所設施於畿輔者尤赫赫在人耳目爲四方所取法於任疆吏乎何有吾師所言引爲已責也久矣公既與吾師氣類相感吾師以所學警世而自屏閒處公則躬爲其難而老而彌奮吾師所謂吾二人之相與固不必遇之以迹者不其然與東甫志量宏遠其論學言時事大旨與公略同蓋亦氣類所感也不必更爲公言桐城有姚叔節永概者與東甫交至篤而吾師之門人也濤亦與有故舊今總教安慶大學公既至訪以學校事必深以得人爲幸而歎吾黨之多君子氣類之感推而益廣公又何必耿耿於死生離合之際哉

送吳辟疆序

歐美諸國古無聖哲之主作之君師故其民多族處羣分而自治後之有强力者雖能合衆羣以建國家而歸其統攝者乃惟兵刑其餘權利國家不能奪之民也民旣有自治之權故其智漸啟而德日進民德進國政亦遂隨民而變而日卽於强中國聖人取民身家所有事爲區處條理而垂之令典民便安之一從上命唯謹久而成習雖不悅於政而無異議生於其閒故自有國政以來歷數千年而民之愚如故民不知變國政亦遂後先沿襲莫之或更而日卽於弱今列强環伺時廹埶危朝廷銳圖自强將采西國法仿行之以滌舊習吾則以爲國政與民德相消長者也西國之法極由民變掇其旣變者加之不變之民不善爲之效猶未睹弊且迭生適自累耳欲求無弊必觀民德桐城吳君辟疆識高學博志

銳而鼂閎抱濟世之略而無所遇以試其才考求政治大臣商部左丞紹公招與西游用自附益可謂知人辟疆於西國政治討論有素矣故於其行也更以民德之說進民德者羣情之發見隨時隨地而書為風習者也其事至雜而難覈其理至隱而難窮然不訊其端末而泛言治術則必倚於一偏狃於當竟不能究國政所由立而逆測利害於將來西儒欲定羣學為專科以為較他科學尤難而不可不深求者正為此也儻能用治羣學之法攬歐美國政與其民德參觀之而求其所以偕進之故推前驗後洪纖靡遺歸而察吾民之狀態而論其所宜設施及其先後緩急之序為行新政之一助庶幾其效可期微辟疆誰與領此至其政治之顯著者則互市通好後往外國者接踵而使臣及留學諸生且久於其國固已識其厓略今又特簡大臣四出訪詢更不患不得其翔實

又何必諄諄焉復以此責我辟疆乎雖紹公之欲藉助於辟疆者
吾亦知其不在此也

題陳少室先生印存

自有書契以來文字之體屢變而舊體輒以沿用復存漢時用六
體書試學者以摹印章因之有篆刻之學其工者至與詩歌書畫
同爲不朽盛業而古法亦遂藉以綿延於不絕獻縣多文學之彥
道咸之間以藝術名者肩比踵接而陳少室先生篆刻之學尤爲
世所稱重先生學有根柢與同時諸名宿以文采相矜飾凡所篆
進皆追摹古昔後進之士咸慕效之新學既興士習一變六經且
視同芻狗凡事之近於古者必欲屏絕之以爲快諸老風流恐遂
衰歇牛君芳九官戶部有能名既通知世務探討新學矣而於其
邑先正所留遺乃益加護惜閒出少室先生所鐫司空圖詩品紙

本見示屬爲題識嗚呼牛君之意豈以是爲耳目之娛哉存古之
思將於是乎在反復玩視爲之神往焉